联系我们 www.storychina.cn www.686m.com

2008 半月刊



故事会

® 中国驰名商标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12 上半月

故事：在虚幻中追求真实

428 2008 SEMIMONTHLY 上半月版 12月

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"故事中国网"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







故事会

—STORIES—

2008年12月

上半月·红版

主 编：何承伟

常务副主编：吴 伦

副主编：姚自豪（上半月·红版）

副主编：夏一鸣（下半月·绿版）

本期责任编辑：郑继文

电子邮箱：zjw002@vip.163.com

红版发稿编辑：

姚自豪 吕 佳 周 吟 叶小萌

特约编辑：

范大宇 崔新三 申之珉

美术编辑：李宝强

电脑制作：郭瑾玮

通 联：归依玲

本社办公室电话：021-64375030

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：021-64332325

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：021-64336469

（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：200020）

主管、主办：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出版单位：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制作、发行总监：张 凯

电话：021-64313938

广告业务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广告总监：张 淮

广告业务：021-34010383

广告投诉：021-64333738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3100320050022号

国外发行：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：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：上海市报刊发行局

浙江省报刊发行局

江苏省报刊发行局

国内代号：4-225 定价：3.00元



这总行了吧

小王夫妻俩一起出门买东西，妻子去买饮料，吩咐小王到水果摊上买些苹果。小王买好苹果，看见妻子走过来，便举起装苹果的袋子，冲妻子喊道："我买了两斤苹果，你看是不是少了点啊？"

卖苹果的小贩看到小王妻子正走过来，马上慌张起来，连忙抄起两个苹果，塞进小王的袋子里，说："大哥，你喊她来干什么？我少你秤你直接跟我说嘛！得，我给你再添俩，这总行了吧？"

（李　纳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修理打印机

办公室的打印机坏了，经理给一家修理店打电话，接电话的人很热情，说打印机其实清洗一下就可以了，如果请他们上门清洗，得收100元，他建议经理自己动手。

经理十分感动，关心地问："老板如果知道你这样推掉生意，会不会不开心？"

那个人答道："这就是我们老板的主意呀！我们先让人自己修理一下，等他们修不好请我们上门时，收费就高了。"（焦淳朴）

可怜的妈妈

有一户人家搬进十分宽敞的新住宅，妈妈问小儿子："你对新家满意吗？"

小儿子说："是的，妈妈，我很满意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很可怜。"

"为什么呀？"

"我和哥哥、姐姐都有自己的房间，可你仍然得和爸爸睡一个房间。"（吴亨莲）



图方便的后果

在动物康复中心，记者采访了一只受伤的老鹰。这只老鹰刚从昏迷中醒来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记者同情地问：“你不是空中之王吗？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”

老鹰说：“唉，俺捕猎时内急，飞了几百里也没找到个公共厕所，实在憋不住，就图了个方便，直接在天上尿了……”

记者：“这没什么呀……”

老鹰：“俺尿的时候，没看见下面是高压电线！”

（林元硕）

还没修好

这天，约翰清理阁楼时，发现一张11年前的修鞋票据，他记起那双鞋还在修鞋店，没有取回来。于是，约翰带着这张票据去了修鞋店，想看看那双鞋还在不在。

修鞋店营业员接过票据，走到后面，不一会儿，里面传出营业员惊奇的喊叫：“天啦，太不可思议了！11年了，这双鞋还在！”

接着，营业员走出来，两手一摊，对约翰说：“对不起，你那双鞋还没修好，请你星期四再来取。”

（焦淳朴）

你在哪儿

老张和老伴一起到外地旅游，不小心走散了，老张急忙拿出手机和老伴联络：“喂，你走到哪儿了？”

老伴回答：“我刚刚走上‘黄泉路’，你到哪儿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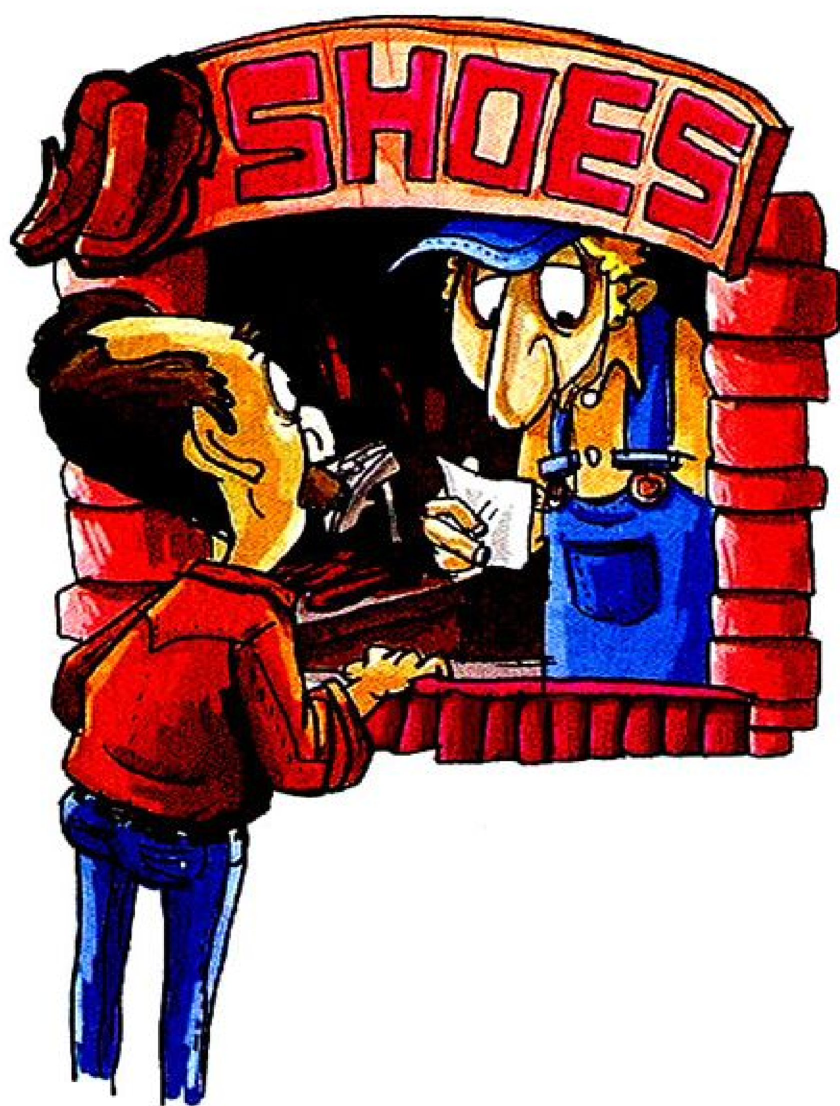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已经过了‘奈何桥’，马上就到‘鬼门关’。”

“那你在‘鬼门关’等我吧。”

“不行，这儿太拥挤了，我看咱俩还是在‘阎罗殿’会合吧！”

“那好，‘阎罗殿’上见。”

原来，他们是在丰都鬼城景点旅游。（宋　敏）





叮谁好

一只蚊子在女儿跟前飞来飞去的，妈妈连忙赶蚊子走，一边赶一边笑嘻嘻地说："蚊子，你别叮我女儿，要叮就去叮她爸爸。"

女儿一听，急忙摇头，说："不好，我不要蚊子叮爸爸。"

妈妈打趣地问："那你想蚊子叮谁呢？难道要它去叮爷爷奶奶吗？"

"我也不要它去叮爷爷奶奶，它要是想叮人，就让它去叮外公外婆好了。"

这下妈妈不开心了："为什么呀？"

女儿得意地说："因为外公外婆家住得远，蚊子飞呀飞，还没飞到就先累死了！"　（何　丹）



懂事的儿子

这天，家里轮到大伟洗碗了，他想偷懒，便嚷着腰疼，独自跑进房里，躺在床上。儿子见了，连忙说："爸爸，别急，我来帮你。"

不一会，儿子端着个大脸盆走进卧室，对大伟说："爸爸，我给你把碗都端过来了，你下不了床，就把身子侧到床边来洗吧。"　（张海妃）

优惠

有位阑尾炎病人住进医院，临上手术台前，他问医生："我是冲着医院的广告才来的，你们的优惠条件能落实吗？"

医生晃了晃手中的手术刀，问："你想怎么落实呢？难道要我开一刀，再送一刀？"　（吴亨莲）

爱秦腔

单位里新来了位姓刘的同事，喜欢吼秦腔，老王也是个喜欢秦腔的人，就专门找了个时间，约小刘出来，准备好好切磋一番，小刘一听，马上红了脸，说："我哪是喜欢秦腔，实在是没法子啊！在家里老婆冲我吼，在单位领导冲我吼，只有在唱秦腔时，我才能扯着嗓子乱吼几声，发泄一下。"　（焦淳朴）



降夫十八掌

三个好朋友相遇了，每个人头上都缠着绷带，伤痕累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相互一问，原来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。

小张说："我真是太惨了，我老婆在书店看到一本《降夫十八掌》，就买回来，将里面的招式全用在我身上，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。"

小李说："你这叫惨吗？告诉你，那本书是我老婆写的！"

小王一听，很是不以为然，说："你们再惨，也没我惨。老婆修理我后，深有体会，现在正写《论〈降夫十八掌〉的精华与不足》。"

（铭　靓）

长得太像

一对夫妇在看球赛转播，妻子惊讶地对丈夫说："亲爱的，你长得很像那个裁判！"

丈夫得意地说："是呀，确实很像！"

过了一星期，丈夫听说那个裁判要到这里来执法，便专门跑到现场看球，想顺便见见那个裁判，哪知回来时，丈夫被人揍得鼻青脸肿，妻子大惊，忙问怎么回事，丈夫擦了把鼻血，气愤地说："想打那个裁判的人太多了，幸亏我跑得快，不然就回不来了！"

（林元硕）

有人介意

肥胖的妻子用了许多减肥方法，全都无效，忽然觉悟过来，对丈夫说："其实胖点也没啥，等我岁数大了，做了奶奶，再怎么胖，也不会有人介意。"

丈夫说："不对，还是有人会介意的。"

"谁？"

"爷爷！"

（宋　敏）



本栏欢迎来稿，读者、作者可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zjw002@vip.163.com。



一只碗的故事



这一天，席先生一到董事长家就感到气氛有点异样，出出进进的人全都屏息静气的，王夫人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默不做声，原来董事长正在为儿子的事发脾气。

等董事长平静下来，席先生走进了卧室，董事长见了他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都怪我以前不懂得怎样把孩子教育好，家庭教育，从娃娃抓起，至理名言啊！”

说起家庭教育，席先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——

早些年，有些农户家里有一种碗，特别大，所以又叫作“海碗”，陶制的，装得下三斤水。这种碗，在一些农户家里，常常是家庭地位的象征，谁是这个家里的“顶梁柱”，出力最多，贡献最大，谁就有资格用这个海碗吃饭。

胡妈家的海碗，原本是丈夫使用的，丈夫生病故世后，她就让大儿子用海碗吃饭，因为老大读书之余，还要帮着她干农活，而老二，用的是一般的小碗。那年月可不像现在，粮食紧缺，老二用普通的碗盛饭，吃完一碗，再想去盛，锅已经见底了，可老大的海碗里还有饭呢，每当这个时候，老二就会眼巴巴地盯着海碗，对着娘直嚷嚷：“我哥为什么总是用海碗吃饭？”

胡妈说：“你哥是老大，老大为家里出力多，就该多吃点，就该用海碗吃饭！”



老二委屈地嘟囔着："那我哪天才有资格用海碗？"

胡妈说："你等着太阳从西边出来吧！"

那时候老二只有七八岁，后来他渐渐长大，也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我是老二，要想用海碗吃饭，只有等太阳从西边出来，认命吧。

往事心酸，不堪回首，春回地暖，今非昔比，如今的胡妈家，早就吃喝不愁了，而且，老大当上了村里的一把手，老二在重点高中读书，每当有人当面夸赞时，胡妈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开心，眉飞色舞地说："我听人家有学问的人讲——'推动摇篮的手，就是推动世界的手'。孩子有没有出息，就看当妈的从小咋教育了！"

这年年初，老大又升职了，当了镇上的二把手。这个镇有几万人口，老大可以说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说有多体面就有多体面，胡妈乐得嘴都合不拢，人前人后越发扬眉吐气了。

半年以后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：老大栽赃陷害一把手，犯了诬陷罪，锒铛入狱了！胡妈痛不欲生，她到监狱去看望老大，铁窗内外，母子俩泪眼对着泪眼，胡妈痛哭起来："我的儿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啊……"

老大说自己走到这一步，全是因为心里憋屈："我在村里当一把手时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天大的事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到了镇上，官虽然做大了，却是二把手，凡事都要看一把手的眼色……"

胡妈哭着责怪老大："你就是再憋屈，也不该栽赃陷害别人哪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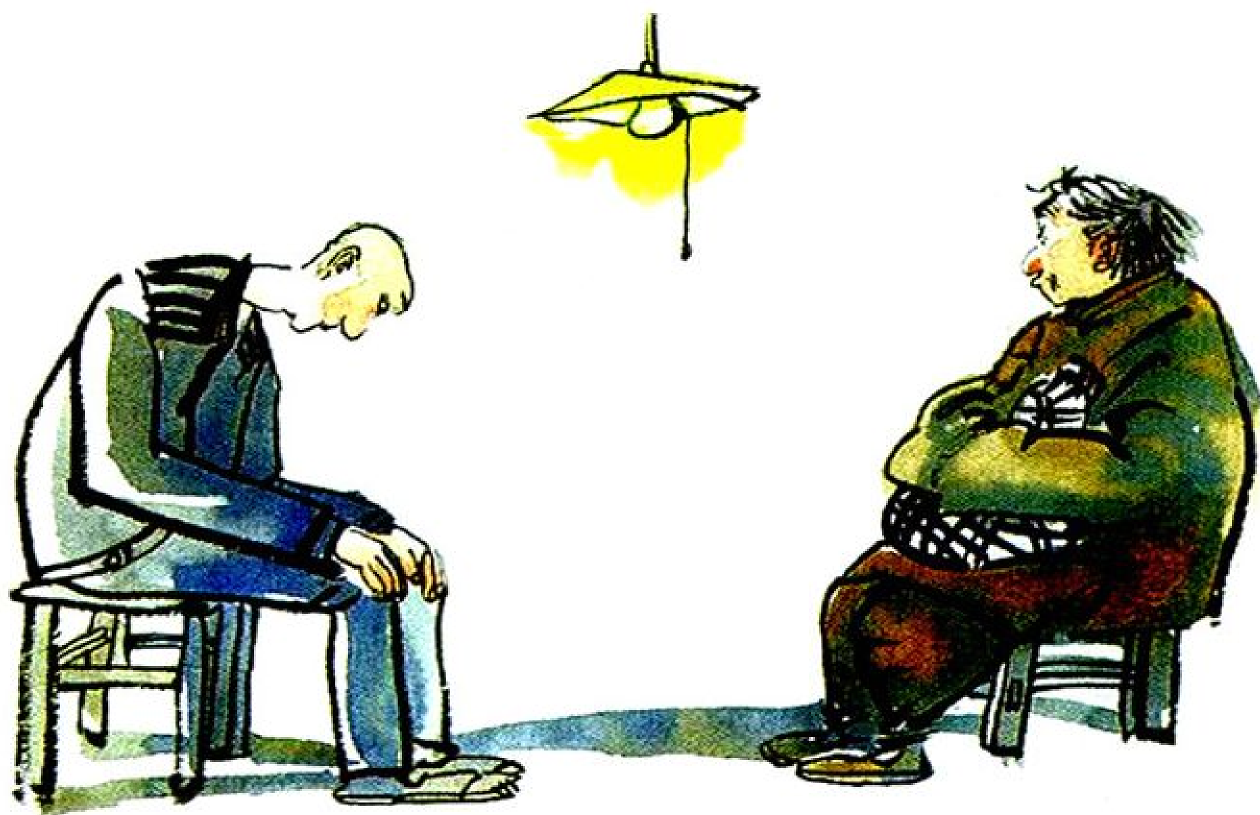
老大说："要是往根子上说，这怪不得我。"

胡妈止住了哭，问："不怪你，怪谁？"

老大支吾了好久才说："往根子上说，只能怪你！"

胡妈大吃一惊："这……这怎么能怪我？"

老大说："小时候，你不该只让我用海碗吃饭。"





胡妈一抹泪眼，问：“海碗？海碗怎么了？”

胡妈还想问个明白：儿子犯罪，和这海碗有啥关系？就在这时候，狱警过来说探监的时间到了，母子俩的对话不得不终止。

老大成了阶下囚，胡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老二身上，老二原先书读得挺好的，可老大出事后他再也不能专心学习了，他受不了别人的冷嘲热讽，后来干脆自动辍学，每天猫在家里不见人。

胡妈为老二的前途发愁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当地政府组织劳务输出，用工单位是一个大城市里的一家大公司，不但薪酬优厚，而且很有发展前途，胡妈就鼓励老二去报名，希望他能到外面混出个模样，有朝一日衣锦还乡，也好让自己的脸上光彩光彩，她对老二说：“哪里的河水都养鱼，儿啊，去吧！”



没想到老二却畏畏缩缩，不愿报名，还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命里注定一担水，挑一辈子都不满缸，我不想等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

见老二如此没出息，胡妈哭成了泪人，又是骂又是求，老二好歹最终还是去报了名，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大城市打工去了。这以后，胡妈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老二能出人头地。半年过后，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电话是从老二务工所在的城市打来的，说是收容所的，他们告诉胡妈：老二到公司半年，干啥都没信心，干啥啥都不成，走马灯似的换了七八个岗位，最后，公司不得已把他辞退了。老二没了生活来源，便沿街乞讨，蓬头垢面，形同乞丐，已被收容所收容，要胡妈前去领人……

胡妈听了，如同晴天霹雳，她千里迢迢地来到了那个收容所，母子相见，抱头痛哭，胡妈千言万语、万语千言并成了一句话：“我的儿，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呀？”

老二先是支吾了半天，后来又吞吞吐吐地说起了往事，说起了那个海碗，言外之意很明显：他今天走到这



一步，没出息，没骨气，窝窝囊囊，唯唯诺诺，这是从小养成的脾气，因为他轮不到用海碗吃饭，只能认命！

胡妈带着老二离开了收容所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凄凄惨惨，到了家里，胡妈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：自己早年丧夫，原指望后半生依靠两个儿子，眼下靠山山崩，靠水水断，她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便打算抱块石头跳河去。

这天，胡妈梳洗一番，准备出门去寻短见，可恰恰就在这时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，这是一个小伙子，西装革履，一表人材，小伙子问明胡妈的姓氏后，竟然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说："妈，我是你的老三哪！"

“老三？”这一声“老三”，又使胡妈想起了一段往事：她生下第三个儿子不久丈夫就病逝了，家贫如洗，胡妈怕养不活三个儿子，狠了狠心，把襁褓中的老三遗弃在村外，旁边压了一张纸条，留有胡妈的住址、姓名……二三十年过去了，一直杳无音信，胡妈以为“老三”早不在人世了，哪里知道老三还好好地活着呢，只是因为收养老三的那户人家不愿泄露真情，才隐瞒至今。但纸里包不住火，风言风语听多了，老三相信自己另有生身父母，读完研究生后，他好说歹说，向养母讨到了生母的住址、姓名，这就找上门来认亲了……

母子俩抱头痛哭，胡妈哭诉了老大、老二的遭遇，说了“海碗”的事，老三听了一愣，他说，养父母家也是三个孩子，养父死后，海碗没固定给家里的老大用，而是采用“轮流法”：谁的学习成绩好、谁帮母亲干活多，海碗就让谁用，老三说："现在我们姐弟三人，大姐是工程师，二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……"他还告诉胡妈：自己的大哥因为自小用惯了“海碗”，总以为是“老大”，老子天下第一，受不得一点憋屈；二哥从小因为用不了“海碗”，滋生了不图进取、安居现状的心理，今天的结局也是在情理之中……

胡妈没听完就哭晕过去了，苏醒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"天哪，我过去咋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呀！"

（本期作者：尹全生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征稿启事

“新一千零一夜”是本刊“红版”2008年新推出的栏目，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。该栏目的来稿，优稿优酬，“红版”编辑部热忱欢迎作者惠赐原创佳作，要求：1.题材不限，能以较新的视角反映生活，立意独到；2.核心情节新鲜、奇巧、生动；3.篇幅在2000字左右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也可发电子邮件，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的主题栏内注明“新一千零一夜”字样。“红版”编辑部各编辑邮箱见第87页。





老板的T恤衫

任黎明

我在一家网店买了件浅紫色T恤衫，兴冲冲穿着来到公司。

一进公司，我便发现自己成了焦点，大家的目光全朝我身上看，我正暗自得意，老板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，特意多看了我几眼，才回到自己办公室。天哪，他穿的那件浅紫色T恤衫，跟我这件一模一样，我居然和老板撞衫了！

过了一会，老板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笑呵呵地说："小任，你这T恤看起来很不错嘛，花多少钱买的？"我心里一紧，知道他介意了，连忙说："我这件是在网上订购的，只花了五十块钱。"老板听了我的话，哈哈大笑几声，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"年轻真好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你看看我，穿着八百多块的衣服也不行！"

我顿时浑身不自在，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下班，连忙打的回家，把身上这件T恤换了下来。这时女友杜艳正好回来，奇怪地问："你穿着挺好看的，为什么要换下来？"我将跟老板撞衫的事说了，杜艳说："看来你们老板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人，你这衣服更不能换了！你只有让公司的同事都明白，你和老板的衣服在价格、档次上是完全不同的，他心里才会舒服。"出门前，杜艳抱了我一把，让我别担心，只管上班就是。

来到公司，进门没走几步，同事小张就从后面赶上来，拍拍我的肩，说："哥们，这T恤五十块一件？"没走几步，同事小赵也笑着对我说："帅哥就是不一样啊，五十块的T恤也让



你穿得这么好看。”这也太怪了，于是，我故意在公司走了一圈，呵，好几个人在说我五十块一件的T恤。这时，老板从我身边走过，我向他打招呼，他竟然开心地点点头，朝我笑了笑。这时，清洁工阿姨走到我身后，问我：“小任，哪儿买到这么便宜的衣服？”哇，连清洁工阿姨都知道了？她看着我吃惊的表情，笑着从我背上撕下指甲盖大小的一个标价签，说：“你也太粗心了，连标价签都不撕就拿出来穿。”我笑了，原来杜艳用的是这个法子。

我以为事情过去了，没想到，快下班时，小张却愁眉苦脸地走过来，悄悄对我说：“糟了，我们几个要倒霉了。”我忙问怎么回事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还不是因为你这件T恤！老板刚才都看到我们发在群里的话了。”

小张说，公司几个要好的年轻同事建了个QQ群，经常就公司的一些事发发议论。刚才，他们几个在QQ群上讨论了我和老板撞衫的事，有人说，小任和老板穿的是同样的T恤，他下午故意露出五十块的标价签，这不是让大家知道老板也穿五十块一件的衣服吗？有人说，那也不一定，小任买是五十块一件，老板要是出手，不是上千，至少也得大几百，虽说是同样的东西，要是给他出五十块的价，他肯定掉头就走，这些有钱人呀，也不知他们是真聪明还是真傻……刚才小张上了趟厕所，老板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坐在他的位子上，用他的电脑，而小张正把那个QQ群开着，老板只要点开一看，就能一字不漏地看个清楚明白。

小张这一说，我也吓了一跳，连忙溜到厕所，给杜艳打了个电话。杜艳真是有点子，马上对我说：“别急，你想个招儿，请你们老板跟大家晚上一起到我打工的火锅店就餐……”

快下班时，公司几个年轻人一起拥进老板办公室，说今天有喜事凑了份子，要在外面撮一顿，请老板赏脸相陪。老板见年轻人下班吃饭还想着自己，十分开心，就跟着我们一起进了杜艳的火锅店。我挨着老板坐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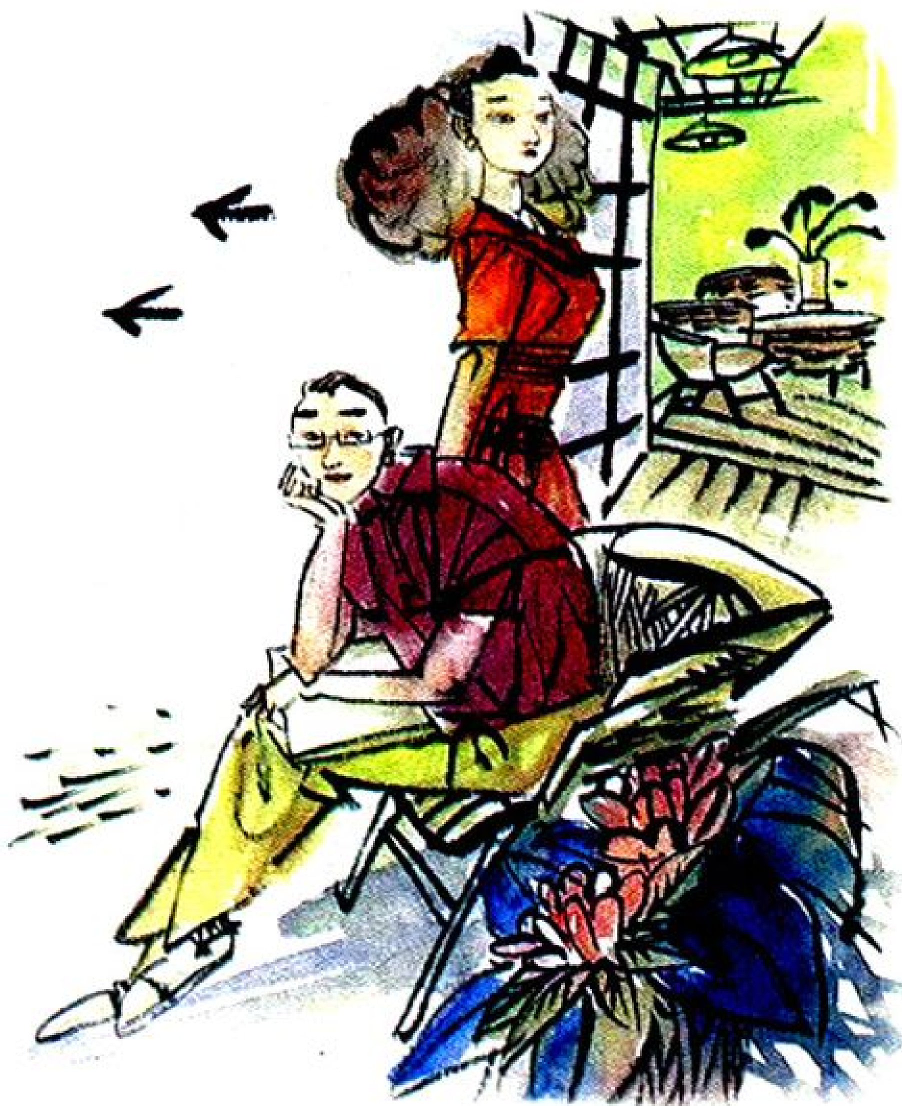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来，点好菜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老板聊着，这时，一身服务员打扮的杜艳端着油碟走过来，来到我和老板身后，装作脚下一滑，几碟子油全洒在我和老板的身上，我一下跳起来，嚷道："有你这么端东西的吗？你洒我身上也就算了，怎么连我老板也洒呀！"

火锅店值班经理听到我的嚷声，连忙赶了过来，吩咐杜艳拿来两件白衬衫，给我和老板换上，又让她把我和老板洒了油的T恤拿去洗干净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杜艳怯怯地走过来，小声对我说："先生……真对不起！我……我刚才用饭店的热水洗T恤上的油，没想到其中一件有点缩



水，变形了……"我一听，又跳了起来，嚷道："什么？怎么又变形了？是哪一件？大的还是小的？"她低着头，说："是……小的那件，大的那件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"我舒了一口气，故意大声说："算你走运，变形的是我那件，不值什么钱，要是把我们老板的那件弄坏了，你就亏大了，八百多块呢！"这时，老板拍拍我的肩，示意我安静下来，又转过头笑眯眯地对杜艳说："算了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下次注意点儿。"杜艳听他这么一说，如蒙大赦，朝老板深深鞠了一躬。

我又夸张地发了一阵感叹："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五十块就是没法跟八百块比啊！"同来的几个家伙马上跟着附合，不停地说："是啊是啊，还是老板有档次！"

虽说是档次不高的火锅，老板却吃呀喝的十分高兴，又特地要了一瓶茅台，最后全部由他掏钱买了单。临走时，杜艳把两件T恤送过来，我一看，老板那件虽然没变形，但上面的油污也没洗掉，就对老板说："我知道怎么处理这种顽固性油污，你就交给我吧。"老板点点头，放心地说："行！"

我拎着两件T恤回了家，杜艳接过T恤，将那种洗碗盘的洗洁精滴了几点在衣服的油渍上，揉搓了一会，油渍果然洗掉了，想不到的是，去了油渍的地方，却留下很大一块白斑



十分有才的播音员

有个村子的广播员突然生病住院了，为了救急，村主任临时找了个热心人顶替，没想到，这个热心人实在太有才了，一上任就闹出一大溜笑话，让全村的听众一个个捧腹大笑。现摘录一二，供读者一乐。

◆ **广播一：** 今晚七组的张二栓结婚，给大伙放露天电影，片子叫《中国式离婚》。请锁好门，自带凳子前往，张二栓还有瓜子给大家吃，过后不补！

◆ **广播二：** 明天乡里来我村进行油菜生产大检查，请大家明天主动到地里去，见到检查组请主动打一下招呼，免得他们心里不舒服！

◆ **广播三：** 据气象部门通知，明天白天可能有雨，望大家做好下雨的准备！

◆ **广播四：** 注意啦！有一头黄牛正在五组李思思的油菜田里吃油菜，请牛主赶快牵回去，要不然李思思就发现了啊！

◆ **广播五：** 县精神文明办后天要来村里视察，不论是张龙、赵虎，还是王朝、马汉，你们都要把麻将桌藏好，不要影响了我村的光辉形象！

◆ **广播六：** 我明天请假休息，需要明天广播的请后天和我联系！

（**推荐者：** 栀子花）

点，再也没法去掉了！杜艳跟着也愣了，说："我以前都用这法子的，现在咋就不灵了呢？"

T恤这个样子，怎么向老板交待呀！我急了，心一狠，说："看来只好自掏腰包，花八百多块钱再买一件，赔给老板！"杜艳瞪了我一眼，说："再花八百多？都顶你大半月工资了，不行！"她让我打开电脑，找到那家卖T恤的网店，一查，果然有老板的那个尺寸，她二话没说，马上就花五十块钱买了一件，并要求次日送达。

第二天，我收到了网店送来的T恤，果然跟我们老板那件一模一样，杜艳对我说："你把这件还给你们老板去！"我担心地问："老板要是知道我掉了包，会不会狠狠地修理我？"杜艳说："没事儿，你们老板就是知道了，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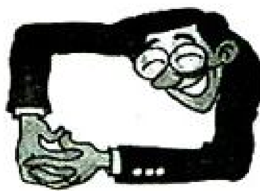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我把这件T恤交给了老板，他呵呵一笑，看也没看就放在一边。

一晃过了大半年，我再也没看到老板穿那件T恤，他也一直没提这件事，有时见了我还朝我笑一笑。

有一次，我跟杜艳说起了这件事，杜艳说："你们老板才不会在乎你有没有掉包呢。在下属面前，他要的是身份和尊重，不会把区区一件T恤放在心上的。再说，你们卖力使劲为他创造的财富，哪止一件T恤呀！"

我恍然大悟。

（**题图、插图：** 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



偷渡真相

我是一名边防军战士，和战友一起值守着界河边的一个边防哨所。一到开春，界河的水就特别浅，偷渡者趟着水就能跑过来。班长说，这是重要时期，睡觉也得睁一只眼睛。

就在这时，哨所的警犬贝贝生下了五只小狗，但这五只小狗出生后没有一点气息。原来，贝贝在怀孕期间发了高烧，导致这几只小狗胎死腹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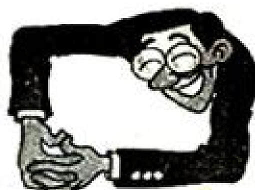
贝贝连续三天三夜搂着这几只小狗，不吃不喝，只是低声呜咽着，到了第四天，它在哨所的树林旁边用爪子扒了个坑，把小狗一只只叼过去，全都埋了。

这件事过了不久，哨所附近突然出了情况，每到半夜时分，站岗的战士总能听到河里传来哗啦哗啦的趟水声，拿手电照过去，却看不到人影。为此，班长专门给大家开了会，让我们严密注意界河情况，重要时刻得鸣枪警告。

这天轮到我站岗，我屏气凝神，盯着河面，到了后半夜，界河果然又传来哗啦哗啦的趟水声，我急忙冲向河边，打开手电，仔细搜寻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向河对面趟去，我大声喊："不许动！不然开枪了！"但对方对我的警告根本不予理睬，继续往对岸趟，我端起枪，冲着河面开了几枪，在哨所熟睡的战友听到枪声，也纷纷拿着武器跑出来。

我说了刚才的情况，大家打开探照灯，照了半天，啥也没看见。

第二天，我去给贝贝喂食，走近贝贝时，突然发现它正浑身颤抖，我走上前，伸手要摸它，它却站起身跑开了，腿一瘸一瘸的，左后腿有道明显的伤痕，血凝在皮毛上，结了一大块，我急忙到卫生室拿出医药箱，给贝贝包扎伤口。这时，班长也过来了，



问我:“你看贝贝的伤口像什么?”

我恍然大悟:“贝贝的伤口很像子弹擦伤!”

班长说:“对,昨天偷渡的那个黑影就是贝贝!”

这一说,我想起以前我们夜里站岗时,贝贝都会陪着我们,这段时间却看不到它了。

班长担心贝贝被间谍分子在身体里面安装了装置,就叫卫生员仔细检查,卫生员检查了半天,除了后腿有子弹擦伤,其他都正常,末了,卫生员还加了一句:“贝贝还有一点跟以前不同,它有奶水。”

奶水?我们再一看,果然,贝贝的乳房胀胀的,轻轻挤压,就流出白色的乳汁。奇怪,贝贝的小狗已经死去半个来月了,它怎么还有奶水呢?

为了防止贝贝再次偷渡国境,我们用链子把它拴了起来,刚拴上,它就无比愤怒地开始挣扎,疯狂地咬着链子,把牙都咬出了血,跟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贝贝天差地别,我们都看得愣住了。

到了半夜,我还是觉得不安心,就走到拴着贝贝的地方一看,贝贝果然不见了,拴着铁链的那根胳膊粗的木桩断了,上面留着斑斑血迹,很显然,贝贝咬断木桩,拖着铁链跑了。

焦急地等了一个早上,贝贝没有回来,在边境线上,任何一点小疏忽都可能给国家外交带来不良影响,于是,班长决定把这件事上报。

这件事一层层报上去,一直报到了师部,师部感觉这不是小问题,一面致函邻国说明情况,一面给我们哨所下了命令:为防止引发边境纠纷,将贝贝就地击毙!

这天晚上,贝贝没有回来。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,班长也嘟囔着说:“回来干啥?既然跑了就别回来,爱跑多远跑多远……”

又等到天黑,贝贝还是没有回来。

熄灯后,全班战士都没睡觉,全都盯着河面,拿着枪,等待着贝贝回来。我握枪的手全是汗,心里不住地默念着:“贝贝啊贝贝,你千万不





要回来！”

半夜的时候，界河里又响起哗啦哗啦的趟水声，有人忍不住喊了一声贝贝，马上被别人捂上嘴。趟水声越来越大，我的心跟着吊到嗓子眼儿。

哨所的探照灯亮了起来，我们迟迟不肯扣动扳机，可这时枪声却炸豆子一样响了，原来邻国方面已经朝着贝贝开了枪，贝贝看着对面的我们，哀鸣了一声，又回头看了看对面，慢慢倒了下去。

第二天下午，团部来了命令，说对面的邻国军方要交还贝贝的尸体，要我们在哨所列队等候。

邻国军方代表在团长的陪同下，来到哨所，郑重地向我们移交了贝贝的尸体。

贝贝被包在一个干净的睡袋里，紧闭着眼睛。

邻国军方代表声音低沉，悲伤地说：“我们很遗憾。接到贵方照会后，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纠纷，决定射杀这只狗，但是，今天上午，我们在营地旁的草丛发现了一窝小狗。”接着，他的手下将抱在怀里的两只毛茸茸的小狗露了出来。

原来，不久前，邻国军方的一只巡逻犬在营地附近的草丛生下了一窝小狗，接下来，这只巡逻犬参加一场军事演习，在意外事故中死了，邻国军方没有人知道草丛中还有一窝小狗。而刚刚失去自己孩子的贝贝对小狗的叫声极为敏感，知道对岸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狗，就在每天晚上偷偷趟过界河，去给那窝小狗喂奶。邻国军方射杀了贝贝后，为了知道一只训练有素的军犬为什么会偷渡越境，就顺着贝贝活动的踪迹查看，终于找到了那窝小狗，真相大白。

看着安详躺在睡袋里的贝贝，两国军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手，向它行了个庄重的军礼。

(作者：乌娜姬；推荐者：林宜颖)

(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)

·本刊信息传真·

“第一推荐”面向全社会征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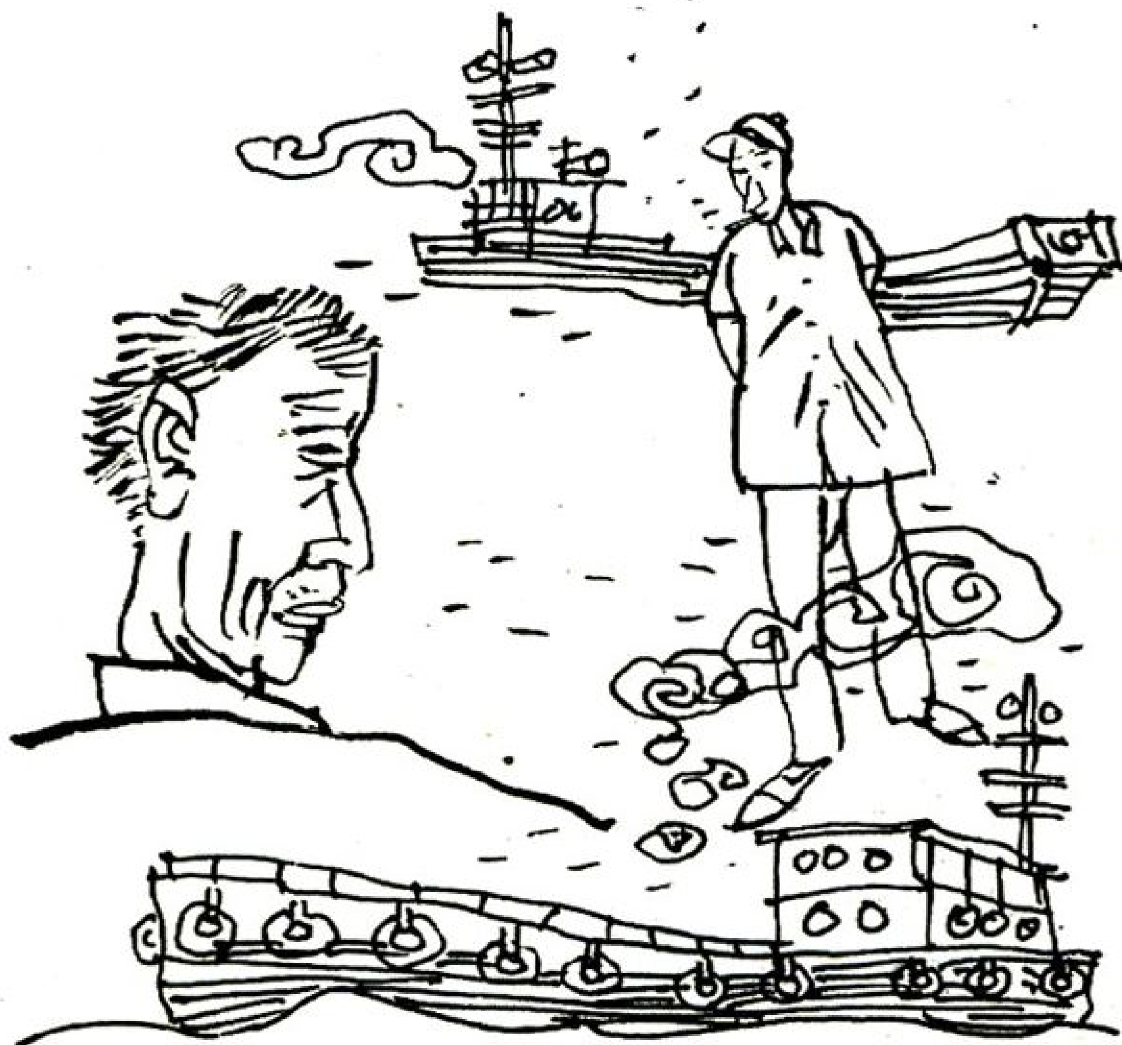
本刊“第一推荐”栏目面向海内外读者征集“最好听的故事”。除发行量较大的文摘类杂志（如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特别关注》等）外，凡公开或内部发表的作品均可推荐。推荐作品要求故事性强，有口传性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。推荐稿务请注明原作者、出处，一经采用，每篇付稿酬 100 — 200 元。

来稿方法：1. 从邮局寄发，请在信封上注明“第一推荐”字样，本刊地址：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。2. 从网上传递，可直接发至各责任编辑的电子信箱，请在主题上注明“第一推荐”字样。本期责任编辑的电子信箱：zjw002@vip.163.com。



跟船主过招

□闵凡利



这趟货我走了

闵滕州是个做煤炭生意的商人，这次，他又订了一千吨煤的购销合同，对方把价钱压得很低，如果还是像往常那样用火车运，不光挣不了钱，只怕还得贴本，于是，他决定改用船运，把运费省出来。

闵滕州不熟悉船运，便带着一位姓张的朋友来到胡家码头找船。码头上一片繁忙，好多船都在忙着装卸，只有一艘一千多吨位的大船停在河汊，显得冷清，闵滕州正要上前去问，老张连忙拉住他，说："那人的船不能租。"闵滕州忙问为什么，老张就拉开了话匣子。

原来，那条船的船主叫刁德喜，遇事爱使个心眼儿，算计人，码头上的人都叫他"刁德一"，用他的船走货，十有八九要亏吨数，又查不出他动的手脚。因为货主怎样封的仓、怎么打的签，交付时都维持着原样，让货主无话可说。去年，老张用刁德喜的船走了一千吨的货，足额足吨上的船，可交到货主手里时，硬是给亏了五十吨。说起来，老张跟刁德喜还是远亲，刁德喜得管老张叫表舅，却照样少吨数，还让老张说不出二话。闵滕州问老张："你怎么没安排个押船的？"老张说："安排的，押船的还是我亲侄子呢！可他刁德喜只要想偷你的煤，你就是有十个押船的，他一样把他们打发了，照样得手！"

闵滕州点点头，对老张说："就冲他这名声，我这回就用他的船了！我



倒要看看，他怎么能亏了我的吨数！”

老张摇摇头，苦笑一声，带着闵滕州去见了刁德喜。这刁德喜四十来岁的样子，个子高高的，一看就是个精明人。听说闵滕州想租他的船走货，就说：“租我的船，当然好，可你就不怕我少你的货吗？”

闵滕州没想到他这么开门见山，就说：“我听人说过，你经常少货主的货。”

刁德喜一听，眼睛发了亮：“你知道了还敢租我的船？”

闵滕州像没那回事似的笑了笑，说：“因为你不会少我的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有办法，让所有偷吃我东西的船主把货吐出来！”

刁德喜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闵老板，就冲你这话，这趟货我走了！”

你认识这个吗

这批煤炭从矿上提出来，装车过磅，再到码头，再装上船，每个环节闵滕州都一直跟着，煤全部装上船后，闵滕州拿了个保险箱放在船上，封仓时，他让刁德喜离开一会，刁德喜知趣地走了，闵滕州围着货舱转了一圈，做好了机关，封完仓，打上封签，这才拿着个盒子，对刁德喜说：“老刁，这一千吨的提货单你也看到了，这是进人码头的过榜单。我交给你的是足斤足两的一千吨。到了南边交完货，如果交货单上也是一千吨，就说明我的货没有亏吨数。”刁德喜说：“你亲自封的仓、打的签，只要你的封没动，签没破，你说亏吨数，我不承认！”闵滕州一笑，指了指手中的盒子，把盒子放进保险柜里，说：“到底亏没亏吨数，到时候，这盒子里的东西说了算！”刁德喜说：“好，只要你有证据，你亏多少，我赔多少！”

接着，刁德喜问：“怎么押船的还没上来？”闵滕州大手一挥，说：“我不用押船的，就把这一千吨货交给你老刁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我亏吨数！”

当天下午船就开了，到晚上下起了雨，断断续续下了好几天，这中间，闵滕州只打了一个电话，问刁德喜情况怎么样，刁德喜说一路正常。半个月后，船到达目的地，闵滕州已经在码头等着了。

刁德喜带着闵滕州上船，指着船舱完好无损的封签，说：“封签好好的，吨数不会少！”

闵滕州围着开了封签的船舱走了一圈，回头就对刁德喜说：“这船货肯定亏了吨数！”

刁德喜连连摇头：“封签好好的，怎么会亏吨数？”

闵滕州晃了晃手中的盒子，说：“它告诉我的。”接着，闵滕州围着舱



里的煤堆，给刁德喜指出是在哪几个地方少了，说得刁德喜眼都直了："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？这盒子到底装的什么宝贝？"

闵滕州指了指煤堆上长着的一种小植物，问："你认识这个吗？"

刁德喜说："这谁不认识？小油菜苗嘛。"

闵滕州一听就笑了，给刁德喜打开手里的盒子，刁德喜一看，原来里面装的全是油菜籽，这下全明白了：原来在封仓的时候，闵滕州把这些油菜籽偷偷撒在煤堆表面上，船从胡家码头到终点站走了半个多月，这半个多月里，油菜籽在煤堆上发了芽，长成了油菜苗。有没有偷煤，看看油菜苗长得齐不齐就知道了。



这一来，刁德喜没话说了，乖乖地给闵滕州补了亏吨数的钱。

没想到这一点

没过多久，闵滕州又在宁波订了份煤合同，忙给刁德喜打电话，刁德喜的船正好回到胡家码头，一听闵滕州要用，一连声地说行。

闵滕州还像上次那样把煤运到码头，装上船，封仓时，闵滕州又让刁德喜离开一会，回来的时候，刁德喜看了看闵滕州手中的盒子，笑了一下，问："可以封仓了吗？"闵滕州说："老刁，上次亏了吨数，这次，我不希望再亏了！"刁德喜又笑笑，说："有了上一次，我还敢吗？"

封仓时，闵滕州看到刁德喜偷偷抓了一把煤，放到了口袋里。

闵滕州把盒子当着刁德喜的面放进保险柜，又问："老刁，这次要是再亏吨，你说怎么办？"

刁德喜说："要是再亏吨，我不光赔亏吨的钱，还不要运费！"

闵滕州说："那好，口说无凭，咱们立个字据吧！"

两个人找了码头上的几个熟人作为中间人，立好字据。到了下午，刁德喜的船就走了。



半月后，船到了宁波港，闵滕州上了船，问刁德喜怎么样，刁德喜说："你就放心好了，这次我没搞小动作，绝对不亏吨。"接着，两个人打开封签。掀开帆布棚，闵滕州只看了一眼，就摇摇头，对刁德喜说："你又搞小动作了，并且，还不止一个地方。"闵滕州把刁德喜偷过煤的地方一一指出来，刁德喜的脸当时就长了，说："你怎么知道的？又是油菜苗告诉你的？"

闵滕州说："是的，是油菜苗告诉我的！"

接着，闵滕州从保险柜拿出盒子，说："我知道你抓了把煤放到口袋里，你一定清楚我这次做暗记还是用的油菜籽。"刁德喜点点头。闵滕州又说："可你没想到，我这次用的是炒熟的油菜籽，不能出芽。而你偷卸完煤后，肯定会补上油菜籽，那些油菜籽会出芽，也就是说，煤堆上只要是长着油菜苗的地方，都是你动过的。"

刁德喜后悔得不停地摇头，说："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！"当然了，这次亏的吨数他又给闵滕州如数补上了。不过，闵滕州没有穷追猛打，还是把运费如数给了刁德喜。

不信赢不了你

没过多久，宁波的客户又让闵滕州送一千吨煤去，闵滕州想到的还是刁德喜，一打电话，刁德喜又来劲了，马上应承下来。

闵滕州又在码头见到刁德喜了，刁德喜告诉闵滕州，他是推掉一单生意，来接闵滕州的生意的，话里的意思很明确，给闵滕州运煤，他感觉有意思；还有一层意思，闵滕州也明白，刁德喜连输两次，他不甘心！

还是和前两次一样，煤炭装好要封仓的时候，刁德喜很知趣地自己走开了，闵滕州却叫住刁德喜，当着他的面，把种子撒在煤堆上。刁德喜也不客气，直接从煤堆上抓起一把煤，





拣出里面的种子，用两个拇指盖一挤，看了眼流在拇指盖上的绿汁水，说："这次你没炒熟嘛！"原来，炒熟的种子一挤，会淌出油来，生的种子淌的就是绿汁水。

封好仓，闵滕州说："老刁，我最后信你一次。"刁德喜把胸脯拍得山响，说："这回你要是能找到亏吨的证据，我愿付双倍亏吨的钱！"闵滕州一看又斗上了，就说："还是立个字据吧！"

这次船在路上赶上了大雨，耽搁了几天，二十多天才赶到宁波，刁德喜见了闵滕州，就说："这次一粒煤也没少你的。"闵滕州笑笑，说："现在说，还有些早。"

闵滕州掀开仓，一看煤堆上长着的油菜，就说："老刁，这次又亏了，亏得还不少！"

刁德喜说："怎么会呢？你从哪看出的？"闵滕州说："还是油菜苗告诉我的。"接着，他把刁德喜偷煤的地方一个个全指了出来。

刁德喜纳闷了："不对呀，我动过煤的地方都撒上了油菜籽呀！"

闵滕州说："这次我撒在煤堆上的不光是油菜籽，还有一半是小白菜籽。"闵滕州告诉刁德喜，白菜籽和油菜籽看上去差不多，没种过菜的人根本分辨不出来。但发芽后就不同了，油菜苗发绿，叶片是圆的；白菜苗有些发白，叶片是长的，一下就能看出来！煤堆上如果哪儿只有油菜苗，没有白菜苗，那地方肯定被动过了。

刁德喜懊恼地一拍头，长叹一声，说："怪不得人们说，南京到北京，买的没有卖的精。老闵啊，我是彻底服你了！"

打这之后，刁德喜再也不敢偷货主的货了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魏忠善）

·本刊信息传真·

法律知识故事征文启事

本刊在与司法部连续举办三届法制故事征文的基础上，推出新栏目"法律知识故事"，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、短小而具体的个案，生动、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。这些知识注重现实性、实用性，真正起到解剖一个案例、明白一个道理的作用。

为鼓励作者深入生活，写出高质量的法律知识故事，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，优秀作品除在《故事会》发表并参加评奖外，还将结集出书（具体评奖方法稍后公布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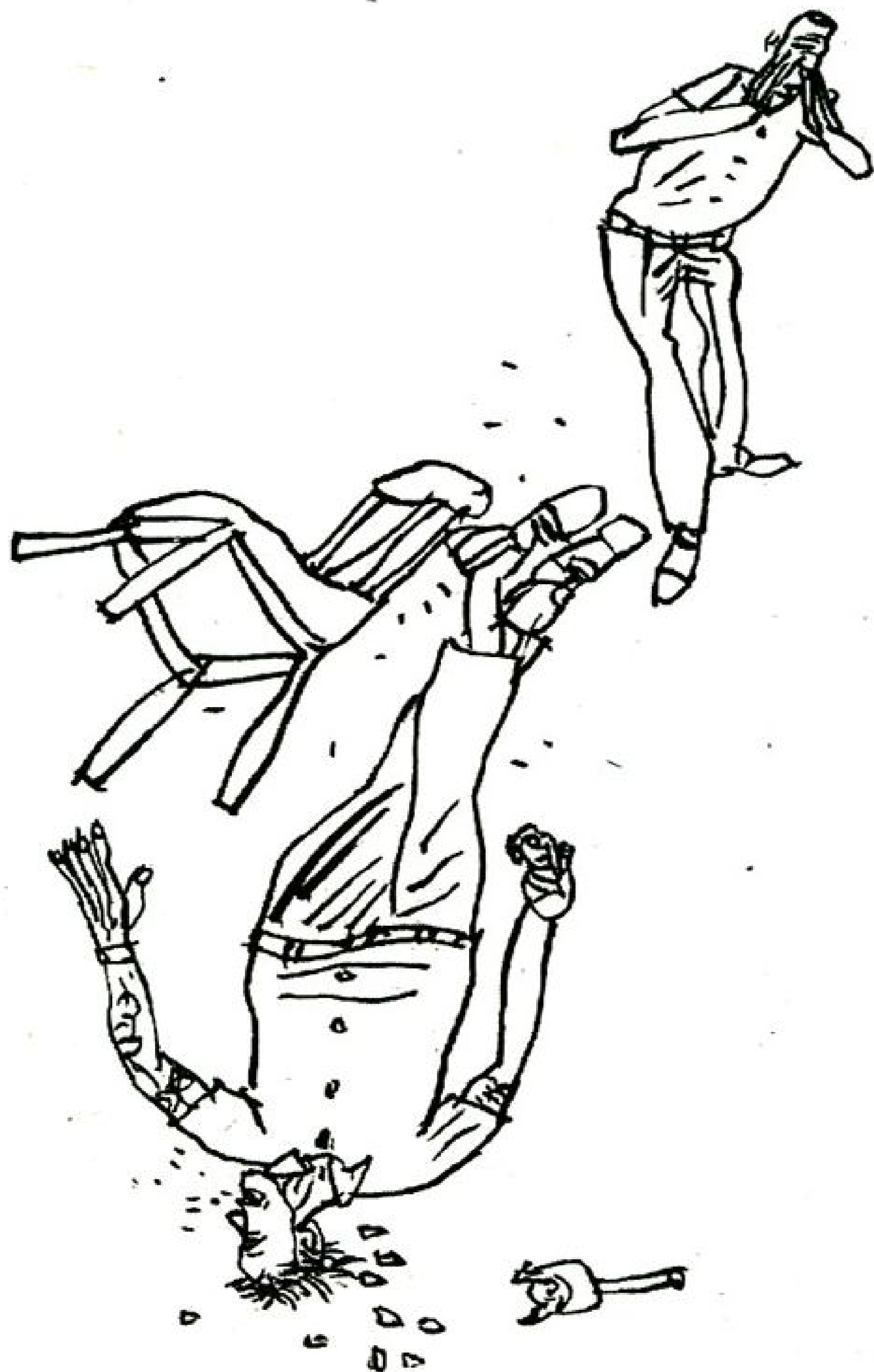
本次征文也欢迎读者和法律界人士提供相关素材、案例，一经录用，即付稿酬。

来稿方法：1. 从邮局寄发，请在信封上注明"法律知识故事"字样，本刊地址：上海市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。2. 从网上传递，可寄以下信箱：wulun@vip.sohu.net，请在主题上注明"法律知识故事"字样。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，稿件可继续投给联系编辑。



谁敢比我狠

□罗　红



刘毅是龙城一家商贸城的老板，这天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打电话的人自称万三，说有件事，要跟他当面聊聊。

刘毅听说过万三这个人，知道他老是摆出一个黑道老大的架势，经常蛮横无理地乱耍威风，像刘毅这样的规矩生意人，从来不跟万三这种人打交道，于是，刘毅说："真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我另有安排。"

万三就像没听见刘毅说的话，继续说："见面地点在孔雀娱乐城，我的专用包厢，晚上七点半，不见不散。"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根本不给刘毅插话的空隙。

刘毅想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虽然万三这种人不值得打交道，但闹僵了也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，还是去看看，见机行事吧。时间一到，他赶到孔雀娱乐城，迎宾小姐把他带到万三的包厢，一到包厢门口，便见里面坐着好几个面相凶恶的家伙，就像电影里的黑社会，打头的是个又黑又高的家伙，一见刘毅，马上站起来，粗着喉咙喊："刘老板，久仰，久仰！"一把将刘毅拉到身边坐下，好像刘毅是几十年没见的老朋友。

万三亲自拿起酒瓶，哗啦啦就倒了满满两杯，递了一杯给刘毅，自己端起另一杯，一仰脖子全喝下，说："刘老板，喝了这杯酒，咱俩就是哥



们，今后，这龙城谁敢找你的茬子，就是和我万某人过不去！”

刘毅看了看跟前的酒，没动手，只是客气地问：“万老板，平日里难得见你一面，今天怎么有空跟我联系啊？”

万三见刘毅没动酒，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快，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刘老板生意做得这么大，我哪有不见的道理？来，来，来，你先把酒喝了！”

刘毅拿起酒杯，勉强抿了一口，



万三一见，猛地拍起掌来，大称痛快，接着，他把桌子猛地一拍，一位侍应生连忙跑过来，问有何吩咐。

万三说：“你去把丽丽叫来，让她来给这位客人陪酒。”掉头又对刘毅说：“丽丽是这里最漂亮的小姐……”

刘毅非常厌恶，说：“我还有事，马上要走。”

万三把身子往后一靠，冷冷地说：“刘老板一来就说要走，看来真是不了解我万某人啊！”接着，又把桌子猛地一拍，朝飞奔着赶过来的侍应生喝道：“丽丽怎么还没来？”

这位侍应生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刚才小王去叫了，丽丽也许马上就到，我这就去催催……”

不一会，这个侍应生一路小跑着过来了，赔着笑脸说：“三爷，丽丽正在二楼陪客人喝酒。”

万三打断侍应生的话，抬高了声调：“你没告诉她是我万某人要她过来？老子说了话，她竟敢不来？”

侍应生咕哝一句：“我说了，丽丽也想来，但那位客人不让……”

万三冷笑一声：“好啊，在龙城，竟然出了个不怕我的狠人。”

刘毅在商场征战多年，见多识广，知道万三这时候有一多半是在虚张声势，演戏给自己看，所以故意不拆穿他的把戏，只想这场闹剧快点结束，好早点走人，于是拍拍万三的手，说：“来，我们喝酒吧，别为一个女人



生气，不值得的！”

万三拼命地摇着头，说：“女人算个屁！但我万三要的东西，竟然有人敢不给我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比我狠！”说罢，又问侍应生：“你亮了我的牌子，那混蛋怎么说？”

侍应生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个人一听三爷的名字就笑了，还说，龙城谁都怕万三，唯独我不怕他。”

万三听侍应生这样一说，不再暴跳如雷，反而笑了起来，笑过一阵子，扭头对身后一个五大三粗的手下说：“过山虎，你过去看看，那个比我还狠的家伙长着几颗脑袋。”

那个叫过山虎的人早就在摩拳擦掌了，听万三这一说，一阵风般冲了出去。

眨眼工夫，过山虎回来了，不过，神态不太自然，还露出些惊慌失措的表情，他俯在万三耳边，咕哝了几句，万三一听，脱口就骂了起来：“你怎么这样毛手毛脚的？这下闯大祸了！”

过山虎哭丧着脸，说：“我上去了，他一点也不害怕，我问他怎么就不怕三爷，他竟然像只公鸡，‘咯咯’直乐，我气不过，这才拎起酒瓶，照他头上就是一家伙，哪知他这么不经打，哼也不哼就栽在地上……”

万三狠狠踢了过山虎屁股一脚，掏出一沓钞票，扔给过山虎，说：“有多远你就滚多远，最好跑到西伯利亚，就算老得做爷爷了，也不准回来！”

接着，万三冷冷地把现场每个人扫视一番，说：“我们刚才在好好喝酒，过山虎为啥跑出去，跑出去干什么，我们一概不知！”他这么一说，除了刘毅，现场没一个不点头的。刘毅没想到这帮人竟然这样为所欲为，站起身就要走人。

万三一把将刘毅拉到凳子上坐下，点燃一支香烟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们正事还没谈呢！”

刘毅知道万三要进入正题了，就说：“到底是啥事，你快说！”

万三吐出一口烟圈，说：“是这样的：我有个宝贝儿子，这几年在外地读书，马上要回来了，我想给他找份活儿。这两天我听说你的商贸城治安情况不太好，甚至有人晚上往里面扔土炮，还有打架闹事、写恐吓信的，看来得加强治安管理。我想，不如你干脆把你那家商贸城的治安包给我儿子。只要他一上任，包管那些小毛贼一个个抱头鼠窜，再也不敢来给你找麻烦。”

嘿！这不是明着收保护费吗？这段时间，老是有人来刘毅的商贸城寻衅闹事，警方查来查去也没头绪，今天刘毅总算明白过来，那些事肯定都是万三指使小混混干的，就说：“商贸城是股份公司，我回去开个董事会，商量一下，再跟你联系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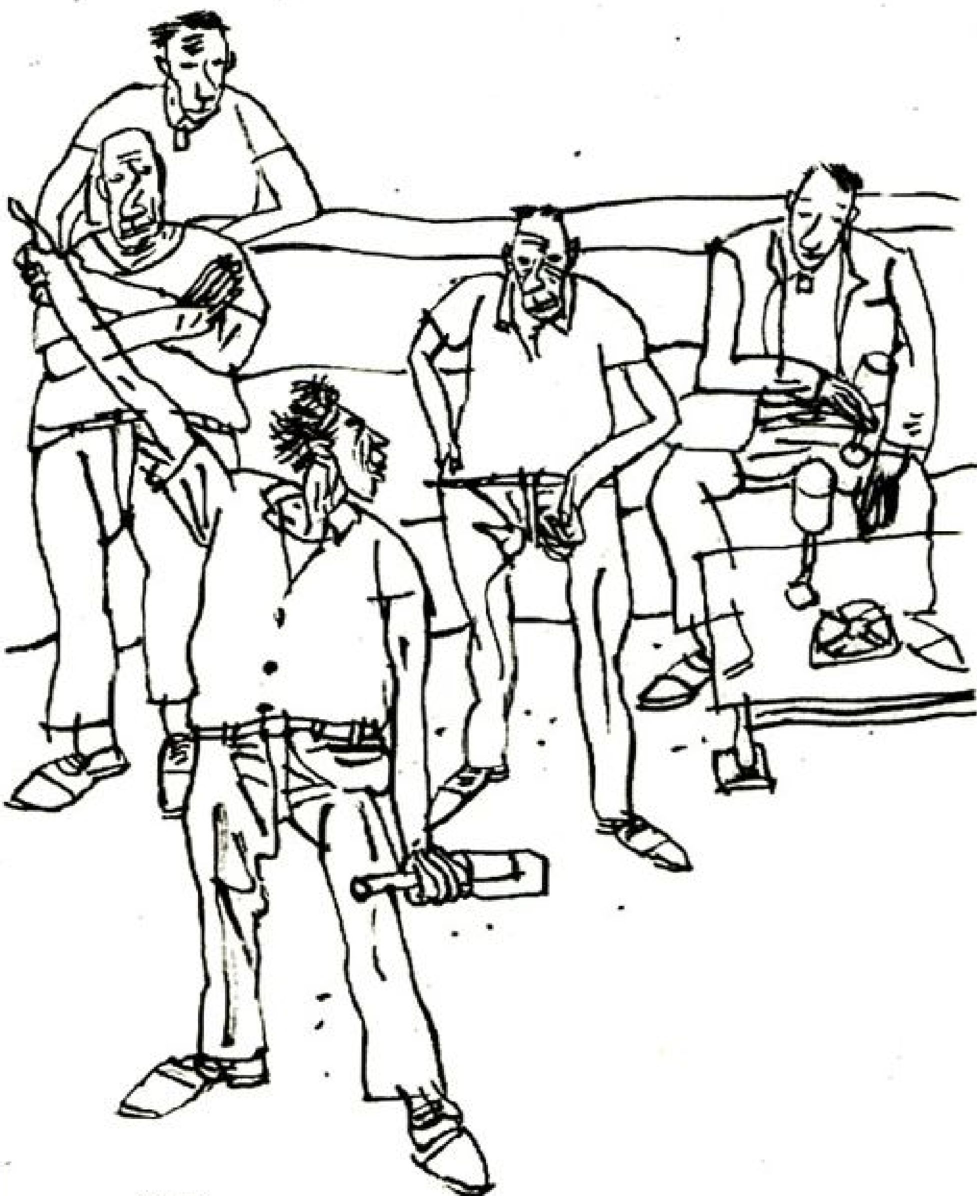
万三没丝毫不悦，反而拍拍刘毅



的肩膀，说："没关系的，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听说你儿子在市七小读书，我这个做伯伯的没东西好送，过段时间就去看看他。"

刘毅一听，气坏了：这分明是警告我，如果我不就范，他就要对我儿子下手！难道你就没有儿女？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，你万三还算是个人吗？他绷着脸，掉头就走出包厢。

刘毅走到二楼时，发现二楼已乱作一团，警察赶了过来，在出事的包厢门口拉起了警戒线，刘毅悄悄停下来，想看看那个跟万三斗狠的到底是什么人。这时，万三也下到二楼，跟在现场警戒的一位警察打了个招呼，凑上前，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，问："不要紧吧？没出人命吧？"



警察没理万三，指指旁边的警戒线，示意万三站远点。万三偏偏站在警戒线旁，伸着脖子朝包厢里看，这一看不打紧，他猛一下撞过警戒线，直接冲进包厢，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："儿子啊，怎么是我儿子啊！你说好明天回的，怎么今天就到了这个鬼地方啊！过山虎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竟敢杀死我儿子！老子要拆你的骨，扒你的皮！"

接着，刘毅看到万三不断打自己耳光："我糊涂啊，我怎么就想不到，连我都不怕的，除了我儿子，哪里还有别人呀！"

刘毅悄悄走下楼，走出娱乐城，一直走了很远，还能听到万三野兽般的嚎啕大哭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魏忠善）



再打一眼井

□彭霖山



报恩打井

做人得知恩图报，不论现今的社会上有多少千奇百怪的变化，这个做人的道理是世世代代永远不能变的。

单说皇天村有个后生仔，名叫曾小山，他从小死了爹妈，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。这两年，曾小山外出打工赚了点钱，他想：皇天村祖祖辈辈缺水，村民们得走很远的山路到山坳打水，很不方便。于是，他特地在打工的城市请了位专家，回到家乡，决定自己出资为村里打一口井。

曾小山领着那位专家连续干了半个多月，勘探了十多个点，终于在村里的曾二牛家门前勘探出一眼水源，村民们得知消息，十分高兴，大伙儿齐心协力，经过千辛万苦，皇天村有史以来的第一眼水井终于问世了。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晶莹透明，喝上一口，津甜爽口，甜透了心房。老辈人说，这是从地底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水，胜过了甘霖雨露，喝了能延年益寿呢！

从此，无论清早、中午、黄昏，曾二牛家门前都热闹极了，到这里打水的大人小孩、男人女人，前脚走了，后脚又来。众人的嘻笑声、压水杆“吱呀、吱呀”的欢叫声、井水流进桶里的“哗哗”声，汇成一支欢天喜地的大合唱，滋润着皇天村村民一个接一个的好日子。

水井打好了，曾小山功成身退，又拎起行李准备外出打工。临行前，



他特意找到曾二牛，挺严肃地说："二牛哥，这水井虽然打在你家门口，但我们有言在先，必须让全村人共享这眼水井，任何人不得独自霸占！我就拜托你作为监督执行人，行么？"

曾二牛不傻，知道曾小山这话是冲着他来的，便拍着胸脯，"嘿嘿"笑道："老弟，你放一万个心，这水井虽说打在我家门口，但是你出的钱，我两个不霸占，谁还敢来霸占？"

曾二牛说是这么说，其实他早就对家门前的这眼水井动起了歪心思，打起了小九九。他这人生得一张油嘴，能说会道，是个无利不起早、有利盼鸡鸣的"尖尖钻"。他早就在算：如果把这井圈起来，村里人花钱来买水，一桶水收 3 角钱，10 桶水就是 3 元，100 桶水 30 元。全村 25 户，平均每户每天用 6 桶水，每天卖水的收入就是 45 元，一个月就是 1350 元，一年多少，算都算不过来了！乖乖，长此下去，自己就坐着收钱了！

妙手夺井

曾二牛知道不能蛮干，只有采取"软索套猛虎，灯草捆将军"的法子，瞅个机会合情合理地将这眼水井控制起来，再慢慢施展手段，将水井变成"钱井"。

机会还真来了。转眼到了夏秋交替之际，今年久旱不雨，山下河滩干涸，山间溪水断流，皇天村的这眼水井也开始供不应求，每天早晨只打上来四五桶水便见了底。村民都是厚道人，一见这种情况，全都主动挑着水桶到山坳里去挑水，把井水让给那些老弱病残的村民。

这些天，曾二牛可没闲着，一直在等机会，如今机会来了，他急忙从城里买来台水泵，连夜请人安装。

第二天，曾二牛家便开始用起了自来水。只要把开关一拉，井下的水便"呼"地一下输进了楼顶的蓄水池，再沿着管子进入厨房、洗澡间……凡是需要用水的地方他都装上水龙头，方便极了。

紧接着，曾二牛贴出一张"安民告示"：在井下水源充足的情况下，欢迎大家从我们家楼顶蓄水池里放水，并请自觉缴纳抽水上楼的电费。

这一招，一下将全村人镇住了：你如果说曾二牛霸占了水井，他却欢迎你从他家楼顶取水，取了水当然得交抽水的费用，他有理由呀！可这电费究竟得交多少呢？人家又没有明码标价。少了不好意思，多了承受不起。村民们心里不痛快，但也无话可说，就当这眼水井白打了！你不是要收钱吗？我们宁愿每天到山坳里去挑水，也不上你家买水！

这事很快传到在外地打工的曾小山那里，他立刻匆匆赶回村里，一瞧，还真有这事，当即找曾二牛理论。曾



二牛这张嘴多少能说呀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他的收钱理论反而占了上风。曾小山说不过曾二牛，发了倔性子：你曾二牛霸了这眼井，我就动手再打一眼井！

清冽甘甜

曾小山把自己的想法跟村民们一合计，大伙一齐响应，不蒸馒头蒸(争)口气，这会就是打遍皇天村每一寸土地，也一定要打出一眼井来……

曾二牛听说曾小山又带着全村人在打井寻水，便“扑哧”一声偷着乐了。找水，那么容易的事？皇天村祖祖辈辈为这事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去年托我曾二牛的福，总算打成了这口井，这会又想瞎猫碰死耗子，做梦吧！不过，曾二牛毕竟做了亏心事，不敢出门，每天派小儿子去外面打探消息。

消息不断传来，村里人没白天没黑夜地干，可到头来半滴水都没找着，曾二牛好不高兴，他就等着卖水收钱。

也许是皇天村村民的努力感动了老天，这天，曾小山终于在村口不远处打出了一眼水井，而且只打了十来米，地下水便像喷泉似的往上冒。虽说比到曾二牛家门口那眼井取水远，但比起到山坳下取水，不知方便多少。曾小山专门为这眼井建了间房子，安装了抽水泵，在屋顶砌了一个密封的大池子，每天晚上预先把水蓄满水池，第二天，来取水的村民只要打开下面的水龙头，便能取到甘甜透亮的井水了。

曾二牛闻讯，猛抽一口凉气，倒在竹躺椅上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知道，在天旱年能打出这么多水来的井，那水一定是取之不尽的。换句话说，足够全村二十余户人家长年累月用下去！而自己“卖水”发财的美梦也就彻底破灭了！



2009年“《故事会》最有影响力的故事”征文启事

为鼓励多出优秀作品,《故事会》杂志社决定继续举办2009年“《故事会》最有影响力的故事”征文大赛，并对优秀作品实行四大奖励措施：

1．入选作品除在杂志上发表外，还将收入《第一推荐·最具人气的故事D》一书；2．入选作品可得两笔稿酬：在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作品，首发稿酬每千字400元；获“《故事会》最有影响力的故事”优秀作品奖，再追加每千字1000元；3．入选作品均颁发奖励证书；4．本刊将邀请有关作者参加年底的颁奖大会,所有费用均由编辑部承担。

征稿范围：1．具有现实感、新鲜感且可读性强的中短篇（包括超短篇）原创作品；2.故事性强、有口传性、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推荐作品。

超短篇（如“幽默故事”）的字数一般在1500字以内，短篇（如“中国新传说”）的字数一般在5000字以内，中篇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0字以内。

来稿方法：1．从邮局寄发，请在信封上注明“征文大赛”字样，本刊地址：上海市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。

2．从网上传递，可寄各责任编辑信箱，请在主题上注明“征文大赛”字样，本期责任编辑的邮箱是：zjw002@vip.163.com。

这天，曾二牛的小儿子从外面挑了一担水回来，曾二牛一见，就大骂儿子没出息，小儿子撇撇嘴，说：“你倒是喝喝看，这水又甜又清冽，比咱家的强十倍。”于是，曾二牛取了碗水，喝了几口，嘿，不试不知道，这水真比自己家的强，喝着舒畅极了！原来，自从他家单家独户享用这眼井水以后，他发现井里的水逐渐发生了变化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晶莹清亮，而是变得越来越浑浊，喝着还有股苦味。曾二牛在心里暗暗叫苦：难道真是做了亏心事，老天爷要报应么？

曾二牛心里有了这个结，便偷偷跑到邻乡向一位打井师傅请教。打井师傅问明情况后，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你这真是聪明人办了糊涂事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一眼水井至少要有十来户人家经常用，才能把井里的水用活。你独家独户霸着一眼水井，能喝多少？能用多少？这水不活就成了死水，就会腐烂变色变味儿。道理就这么简单！”

曾二牛满脸羞得通红，他耷拉着脑袋，张大着嘴巴，半天才吭出一声：“我真不该动这歪心思！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斌昆）

（本栏目欢迎来稿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也可从网上传递。如为电子邮件，请发以下邮箱：zjw002@vip.163.com）



不怕你钱多

□老　聃



五袋硬币

老板和员工斗，谁赢？老板赢？未必。你有你的关门计，我有我的跳墙法，不怕你钱多，胜败的关键在心计。比方说宾大发这个人吧，他是个老板，开了家厂子，平日里趾高气扬的，看着挺神气，可没想到这几天突然没了精气神儿，为啥？都是一个叫王新的人给闹的。

这王新本来是宾大发厂里的工人，前段时间，他左手两根指头被厂里的冲床轧断了，一下花了厂里近万元医药费，宾大发很恼火，等王新一出院就把他炒了，想不到王新告到了法院，要求工伤补偿，一场官司打下来，法院判宾大发赔偿八万元。那王新打赢了官司不说，还一本正经地到处传授维权“经验”，现在倒好，厂里的工人遇上针尖大一点事儿也要维权啦！

宾大发火死了，他觉得一个打工仔竟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让他这个当老板的颜面无存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于是决定好好治治那个王新。这一天，宾大发让人通知王新，让他来厂财务科领那八万元补偿款，王新一来，宾大发就拿出领款条，往桌上一拍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签字吧，八万元，一分不少。”

王新瞅瞅领款条，问：“钱呢？”

宾大发笑嘻嘻地伸手一指，对着堆放在财务室墙角的五只大麻袋，说：“钱在那儿放着呢，你签上字，那钱就是你的了，你马上拿走，不然，我概不负责！”

王新一瞅那五只大麻袋，马上明白了宾大发的意思，不用说，里面装的全是硬币，老板是存心要我好看呀！王新走过去，伸出那只好手，拎



住一只麻袋角，试了试，沉沉的，根本拎不动。这五大麻袋硬币，他只怕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，今天也休想拿回家去！

宾大发看着王新为难的样子，更得意了："咋样啊？你不是要钱吗？现在给你了，你拿呀，拿呀！你不拿我可要收起来了，别说我没给！"

王新气坏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憋了一肚子气，他盯着五只大麻袋看了半晌，说："谁说我不要？但这么多钱，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，我总得清点清点吧？清点无误，我才能签字，不然，我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"

宾大发脸上挂不住了："难道我一个大老板会少你的钱？"

"那可说不定，要不是法院判决，我只怕一个子儿也拿不到。"

宾大发恼了，说："好，你现在就给我清点，点清了马上拿走，我不会给你当保管的。"

这个时候，王新已经平静下来了，他不急不恼，从口袋拿出一张报纸，往地上一铺，一屁股坐下去，打开一只麻袋，拿出钱来，一五一十地数了起来。宾大发见王新开始数钱，便走出财务室，捂着嘴儿直乐："好你个王新，你就慢慢地数吧，那硬币有一元的，也有五角、一角的，后来又加进好多一分、两分、五分的，这八万元数下来，不把你那只好手数残才怪！"

数来数去

这么一想，宾大发别提有多高兴了，他吃过中午饭，便迫不及待地又来到财务室，一看，见那王新慢腾腾的，一点也不着急，竟然只数了小半袋子，这怎么行？这样数下去，数到明天天亮也数不完！今天数不完，明天一上班，又得重新数，宾大发急了，催促道："你倒是快些数呀！"

王新两手一摊："要怪就怪厂里的那台断命机器，坏了我一只手，要不，我倒是能数得很快的呀！"

宾大发瞪了王新一眼，说："你数不完，就叫几个人来帮你数！"

王新一听，马上出去打了个电话，不大工夫，一下来了十个人，全是来帮王新数钱的，你想，这财务室能有多大？这么多人一站，立刻像筑起了人墙，垒起了人堆，马上没空地儿了，外面的人进不了财务室办事，财务室的人也没法正常上班，整整一个下午，都在看王新的人数钱。

快下班时，宾大发又来了，他见财务室里挤了这么多人，头都大了，拉长着脸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可王新一见宾大发就开口了："这些钱刚数完，只有七万七千块，少了三千块。"

宾大发马上朝财务科长喊："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只取了七万七千？"

财务科长说："没少呀，我们昨天还清点过，不多不少正好八万。"

王新说："我说七万七，你说八



万，两下说不拢，那你来数数嘛！”

领来的钱要是少了，得经办人负责，而且名声都要搞坏的，财务科长当然不答应了，但到了下班时间，总不见得家也不回连夜数钱，科长说：“明天你们再来，我们一起清点。”

第二天，王新带着十个人又来了，而且连馒头和方便面都带来了。这次财务科的人先数，不多不少正好八万，然后再让王新他们数，数来数去，还是差了三千，这样一来二去的，又是一天过去了，这下可好，财务科除了数钱，啥事也没干！

这一下宾大发真急了，这样下去，只怕一年都数不清到底是多少钱，他王新有的是时间，可宾大发却陪不起，而且这些人每天在财务科里折腾，把财务科弄得昏天黑地，都没法做事了，但如果不给王新硬币，而给大钞，他王新更要在外面吹嘘：老板是怎么被一个打工仔击败的，商场上的那些人还不把他宾大发笑死？

输得更惨

宾大发左思右想，又想出了一个法子，他对王新说：“这样吧，这八万块你不要一次拿，数一点，签好字，拿走一点，这样大家方便。”

王新一听，也同意了，说：“好吧，我每次想领多少就领多少，你不能拒绝的。”宾大发点头同意了，他心想，就算你一次领一千块，也要你跑八十次，非得把你的腿给跑细了不可！两人谈妥，当天，王新便点好两百元硬币，签好字拿走了。接下来几天，王新每天都来，每次都只领两百元。

就这样过了一个来月，王新每天来领两百元，风雨无阻，时间久了，宾大发已经不太关心这件事了，没想到这天中午，门卫室打来电话，说：“老板，不知怎么回事，省电视台、市电





编读聊天室：众手浇开故事花

湖南澧县雷霖： 我喜欢《故事会》完全是受我妈妈的影响，她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买《故事会》了，后来一直在买，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，她就让我看《故事会》了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我每期必买，成了《故事会》的忠实粉丝，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，编得好看一些，再好看一些。

辽宁大洼潘莹莹：《故事会》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好老师，我认识它已经三年了。最近，我身边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，我把这件事写出来，希望你们能发在"感动中学生的故事"这个栏目。

编辑部： 看了你写的故事，内容的确比较感人，但这类感人的事件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，就不用了。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！

河南新乡张莉： 我是一名下岗女工，生活不尽如人意，这天，我刚跟我那口子吵完架，心情烦躁，拿了本8（上）的《故事会》随手乱翻，翻到一篇《特别夫妻档》时，不由得看了下去，被深深感动了，想：生活那样困难的一对残疾夫妻，都能相濡以沫，恩恩爱爱地过下去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过呢？

北京大兴张广哲： 一口气看完10（上）《故事会》的中篇故事《捕大雁》，连忙绘声绘色地讲给了儿子听，儿子听得津津有味。讲完了，我仍意犹未尽，得意地对儿子说："关于捕大雁的传说，还有一个版本，也非常有趣……"

视台都来人了，在我们厂大门口拍新闻呢。"宾大发一听，急忙来到门卫室，只见大门口黑压压地围着一堆人，几个电视台的摄像机都在拍这些人，宾大发忙问门卫怎么回事，门卫说，这一个来月，每天中午这个时候，厂门口都会聚拢好多人，估计这件怪事引起了省市电视台的注意。

宾大发连忙调出门卫室的监控录像，一看，这些人全是打工的，人群中间的那人正是王新，他正一五一十地跟别人换钞票，把手里的硬币换出去，收进一张张面值十元、二十元的钞票，王新一边跟他们换，一边说："每天只换二百元，想换的记得每天中午过来。"

这时，省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一位换硬币的打工仔，问他为什么不去银行换硬币，这个打工的说："银行当然能换，但到这里换更好，不仅能换到零钱，还能看热闹，能看到为我们打工仔长脸的王新，说不定还能看到那个故意刁难王新的老板。现在这事在我们打工仔中都传开了，大家有空就跑到这里来……"

宾大发看到这里，差点没瘫在地上："上回打官司只是输了脸，这回厂子在电视上这么一曝光，只怕连裤子都要输了……"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斌昆）



开门见喜

□湛鹤霞



风水问题

王革新是公路局的职工，前段时间，他认识了一位高人，此人名叫周老三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说起话来，两三个小时不用打草稿，从嘴里往外直溜。这还不算，这周老三最能的是看风水，随便挑一个地儿，都能位置朝向运气文脉说上一大套，把个王革新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也跟着周老三学了不少道道。周老三还对王革新说，这风水的讲究大了，风水好了，家里诸事顺利，神清气爽，要是风水坏了，喝口凉水都能磕下两颗牙来。

昨天，王革新像是遇见了鬼，大清早一出门，竟然撞在邻居朱大石家的墙角上，头上起了好大一个包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呢？他实在想不明白，再一细看：不好，朱大石家的房子，挡住了自己家的风水！

原来，朱大石家的房子砌在王革新家的左前方，王革新一开门，就看见朱大石家房子的墙角。今天王革新瞅来瞅去，怎么看朱大石家的墙角都像一把刀，正对着自己家，有这么一把刀立着，家里的日子能太平吗？

王革新心里没底，又把周老三请过来帮着掌掌眼，周老三看了，老半天不做声，只是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，烟也没抽就走了。



这下王革新火了：好你个朱大石，怪不得我家从去年开始，老是出事，先是大伢子下岗，再就是二妹子离婚，接着，我的关节炎也犯了，老太婆的腰椎间盘也出了问题。唉，反正是坏事不断，好事无一样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，破了他的阵。

王革新想啊想，终于把他的脑门子给想亮了：他不是给咱立一把刀吗？你用刀，我就用斧头！咱就在堂屋门口安一把斧头，他的刀砍过来，咱的斧头一劈，他的刀就是一块废铁！



王革新赶紧跑到集市上，买回一把大斧头，将它绑在门廊的柱子上，斧锋正对着朱大石家的墙角。为了防止被外人发现，王革新还在斧头上涂上水泥浆，只露出一点斧锋。

针锋相对

再说朱大石，他闲来无事，先是跟熟人打打麻将，慢慢觉得打麻将无聊了，也对风水发生了兴趣，他买了好多风水书，一本本看过来，感觉学问大增，估计自己差不多也能顶个风水先生了。这天，朱大石看见王革新在门廊的柱子上绑斧头，一下就看出名堂来了：好你个王革新，居然用斧头对着我家砍，坏我家的风水，我朱大石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你用斧头砍，我就用大炮轰！他赶紧上街，在玩具店买回一个大炮，不声不响将它安装在屋顶上，炮口正对着王革新的屋子。

过了几天，王革新的孙子从城里过来了，那孩子调皮得不得了，像只小猴子到处爬来爬去，这天竟然爬上门廊前的那根立柱，碰到了那把斧子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那小子从柱子上跌下来，两手都是血。



王革新赶紧从屋里出来，扶起孙子，给孙子包上创可贴，想想这些都是朱大石招来的，气得盯着朱大石的屋子就骂，骂着骂着，他突然停下来，盯住朱大石家的屋顶，把眼睛瞪得像两只乒乓球：怪不得孙子又出事了，原来朱大石对着咱家装了一门炮呀！

王革新心里这个气呀，第二天就到五金店买回好多东西，亲自动手，接起水管，一直把水管接到自家屋顶，朝着朱大石家装了一个水龙头。他得意地想：我这边水一喷，你那大炮就成哑炮了，哈哈哈！

一团和气

朱大石一看，识破了王革新的招数，气得吹着胡子瞪起眼睛，把家里那几本风水书全找出来，翻啊翻，翻了七八遍，也没找到应对之策。他心里这个急啊！

这时，朱大石的二妮子从学校放暑假，回到家，她见爹闷闷不乐，忙问出了啥事，起先朱大石不肯说，因为说出来，二妮子肯定不信，还会嘲笑他迷信，但二妮子是心理学研究生，可会察言观色了，三问两问，终于明白了来龙去脉，笑了，说：“这有啥，你看我的！”

到了下午，二妮子去了趟花木市场，买回几十株爬山虎苗，围着自己家的墙根种下去，种好了爬山虎，二妮子对朱大石说：“爹，我听说风水是要养气的，不能急，气养好了，啥都好了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二妮子对这些爬山虎细心养护，三天两头浇水施肥，比做学问还用心。那些爬山虎就像是领会了她的深意，一个劲地往上蹿，不过四十来天的光景，就爬到了墙顶上，那个被王革新看成一把刀的墙角，全部被爬山虎围了起来。

这天，二妮子搬了个凳子，站在对着王革新家的那面墙跟前，扎了一个上午，用红头绳在爬山虎上扎了一朵朵小花，那些小花串成了四个字：“开门见喜”。

暑假结束，二妮子要回学校了，她把朱大石拉到窗前，悄悄指了指王家，说：“你看看，看出啥来没有？”朱大石一看，嘿，王革新绑在廊柱上的那把斧子不见了，装在屋顶的那个水龙头不知啥时早卸了，自己摆在屋顶的那门大炮，这会儿正摆在二妮子的床头柜上。朱大石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昨天下午遇上王革新时，那家伙朝着自己傻傻地笑呢。

第二天，朱大石跑到镇上的土管所，租了一小块地，决定发挥专长，种植花木。他办好手续，兴冲冲地跑到自己租的地块上，一看，愣了：旁边的一块地里，王革新正在上面种花呢！这王革新见朱大石也来了，竟然冲着朱大石“呵呵”直笑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谭海彦）



深山鼓声

□范大宇



百里哀牢山深处，有个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庄，村主任叫张大江，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身子板还硬硬朗朗的。

这一天半夜时分，突然下起了暴雨，张大江睡不着觉，就爬起来，一步步走到楼上。楼上放着村里的镇村之宝，一只三尺直径的牛皮大鼓。张大江将窗户关好，又一遍遍地抚摸着大鼓，看看鼓架子结实不结实，看看它是不是被雨水浇着了。这鼓还是明朝时，村里的先人们随大军屯边时带来的，它曾经在战场上鼓舞战士们冲锋陷阵，取得了一个个胜利。

按村里的老规矩，这大鼓只能放在村里德高望重的族长家中，而且大鼓是不能随便敲的，只有每年的除夕夜、端午节、中秋节，才能由族长亲自击鼓庆贺。平时，只有遇到紧急事，才能击鼓，鼓声一响，全村人就会聚集到族长家门前的空场上，听候指派。

张大江正沉浸在回忆中，突然，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这声音来自底楼，在雨声中显得非常轻微。张大江悄悄摸到底楼，猛地拉亮电灯，一瞬间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在他的面前。

“你，文才！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来人是张大江的儿子张文才，他在城里当官，这会儿显然受了惊吓，他慌乱地脱下雨衣，勉强地笑了笑，说：“爸，我有点事。”

“你的司机呢？”



"我自己开车回来的，没带司机。"

"车呢？"

"雨大，进不了村，停村外了。"

张大江审视着儿子，总感到哪点不对头，问："你遇到难处了，是吧？说出来，爹帮帮你。俗话说：姜还是老的辣嘛！"

张文才看着爹，半天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"其实也没啥。我给你们二老存了点钱，可、可是我的政敌要在这件事情上陷害我。"

张大江点点头，盯着儿子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"你——贪污了？"

张文才脸一阵白，不自然地摸了摸身上的口袋。

"掏出来吧，一共多少？"

张文才不情愿地从怀中掏出21个存折。就着灯光，张大江点了点，天，总共有472万元。这一刻，张大江的脑袋"嗡"地大了，他看着儿子，心里说：这真是他干的？这就是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？

张文才躲避着父亲的目光，低声哀求："爸，您得帮我过了这一关。我不再这样了，等风头一过，我就辞职，我回家伺候您和妈妈。"

张大江摇摇头，吐出三个字："去自首！"

"不，不，不！"张文才紧张地一个劲往后退，说："我会被判重刑的，会被枪毙的，我怕！"

"你拿这些钱时怎么不害怕？"

"爸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！"

张大江冷冷地又重复了一次："去自首！否则你就不是我的儿子！"

张文才终于忍不住了，冷笑了一声，说："想不到，你竟要大义灭亲。哈哈，好啊，我死了，你们也绝户了。可是，我不想死！对不起，你既然不帮我，我也不再认你这个当爹的了，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"说着，穿起雨衣，就要走。

"站住！你要上哪儿？逃跑吗？让公安通缉你吗？你想罪上加罪吗？"

"哼，我今后是死是活和你没有关系！"说罢，张文才撞开屋门，冲进风雨之中。

短短几分钟发生的事，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，像是一场梦。张大江掐掐大腿，痛，生痛，说明不是梦。他感到身后有人，谁？回头一看，是老伴。老伴已经吓得直打哆嗦，战战兢兢地说："文才怎、怎么……"

张大江痛苦地蹲下身子，不知下一步怎么走。好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走到酒缸前，舀起一碗酒，一仰脖，"咚咚咚咚"地灌了下去。然后一抹嘴，看了看身边的老伴儿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"唉"了一声，抬起腿，"噔



噔噔”地上了楼，他看着大鼓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鼓啊鼓，我得借用你一下了！”说罢，抄起鼓槌，运起全身的力气，一下接一下地击打起大鼓来。

鼓声穿透雨幕，像是一声声惊雷，在村庄的上空炸响。不是年不是节的，突然响起鼓声来，这可是多少年也不曾发生的事。在这暴风雨之夜，大鼓的响声惊醒了全村的人，不消一刻，张大江家屋前的空场上，已经聚集了上百号人。人们披着蓑衣、雨衣，一个个站在雨水中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，他们静静地等候张大江发号施令。

张大江出来了。他没有披雨具，任雨水打在身上、脸上。他扫了一眼全村的人，提高嗓音说：“乡亲们，今天，我张大江破例击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家出了个逆子张文才。大家知道，他在城里当官。可是，他变了，他不为咱老百姓办事，他成了一个贪污犯！刚才，他回来了，可是又跑了。”

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。

张大江“哗”地扯开自己的衣服，露出胸膛，拍了拍胸口，对天一指，说：“今天，我要当着乡亲的面，当着老天爷的面，说出一件压在我心头几十年的事，那就是：张文才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！”

人们的眼光齐刷刷射向张大江，看他是不是说胡话。

张大江说：“我说的是实话。大家都知道，45年前，我在外省干得好好的，却突然回来了，村里人都认为我是故土难离，其实不是。那年，我的上司，一个县长贪污了5万块钱，我





这个县长秘书呢，也贪污了6千块钱。在法律面前，我主动坦白，受到了宽大处理。可是，那县长拒不交代，结果被判了死刑！县长临死前，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我，这个孩子就是张文才！”

啊！张文才原来是那个县长的儿子！

这时，张大江的老伴儿走到他的身边，对众人说：“大江说的全是实话。我就是文才的亲娘！”

众人又是一阵骚动。有人喊：“大爹，你要我们干什么？说吧！”

张大江痛苦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希望大家帮助我，立即下山，去路上拦住文才，把他送到检察机关！千万不能让文才再走他爹的绝路啊！”

这话就是一道命令，众人一下子散开，准备下山，走小路，拦住张文才。

看着远去的乡亲，张大江哭了，他对着雨幕中的苍天，说：“老天啊，别让悲剧再重演了！”

突然，夜空中又响起了鼓声，这鼓点又急又乱，没有节奏。这是谁跑到家中，擅自敲响了大鼓？

鼓声将人们再一次召回来，就在张大江和众人不知所措时，屋门大开，张文才握着一把菜刀，跌跌撞撞走出来。原来是张文才击鼓了。

张大江看着张文才，他怕儿子做出危险的举动，伤害乡亲们，于是，一步上前，死死地抱住了张文才。

“爸，放开我！”张文才的脸刷白刷白，他将菜刀扔到地上，说：“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。我拿刀不是要杀人，只是想让自己流点血，向乡亲们表明我的态度：我决定去自首！我要重新做人！”

人群中鼓起了掌，有人喊：“这才对呀！”

又有人喊：“文才，我们送你去自首！”说着，晃了晃手上的火把。

张文才“扑通”一声给张大江跪下了，说：“爸，谢谢您的养育之恩！谢谢您的教育之德！我去了！”

“等等！”张大江说，“让我击鼓为你送行！”

哀牢山的雨夜，一阵阵响彻云霄的鼓声在大山中回荡，一队由火把、手电组成的队伍在大山中穿行。雨声、雷声、鼓声、火把，伴着张大江老伴儿的泪水，让张大江感叹不已：历史不会重演了！

（题图、插图：黄全昌）

说不清的关系

□李宗儒



西江化工厂是家国营老厂，效益不太好，一直在勉强维持，今年稍有起色，没想到，昨天来了个坏消息，厂里最大的客户明华公司放出话来，不准备要西江化工厂的货了。

厂长一听这消息就急了，马上叫来销售科长老常，问是怎么回事，老常说："我们销售科也在犯嘀咕，明华公司这样的客户，我们平日太上皇似的侍候着，丝毫不敢马虎，价格、质量、售后服务，他们都没提出问题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"

厂长点点头："明华公司现在只是敲边鼓，看来还有挽回的余地，你再了解一下，他们是不是有另外的目的。"

第二天一早，老常兴冲冲来了，说："明华公司果然另有目的，他们老板江强说，我们西江厂把事情做得太绝了，竟然让一个女劳模下了岗！"

厂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："让女劳模下岗？他说的是谁？"

老常说："这我也打听到了，江强说的这个人就是后勤科的李娟。她的确是多年劳模，丈夫病故了，孩子正上大学，现在让她下了岗，日子的确不好过啊！"

厂长摇摇头，说："你说的肯定不对，江强如果想帮李娟上岗，直接打个招呼就是，虽说李娟是厂里一刀切，跟一批人同时下的岗，但让她再上岗也不是什么难事，用得着这样故弄玄虚吗？这样吧，你给江强打个电



话，就说我约他明天在松鹤楼聚聚。”

没想到，第二天快下班时，老常又来了，说：“糟了，江强根本不赴约，还说我们西江厂没人情味。”

厂长理不出头绪，头都大了：“这个江强，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嘛？”

老常凑上来，说：“江强不肯直接说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想想，要是江强和李娟有某种说不清的关系，他这么直接一说，那就是不打自招呀！再说，李娟单身，人又漂亮，虽说年纪大点，可气质风度都在，我们西江厂就有不少人在打她的主意！江强和她撞出情感的火花来，那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

厂长看老常说的挺像那么一回事，就说：“这样吧，为了不让其他下岗的工人有意见，咱也不说让李娟复岗，干脆你们销售科直接聘她当销售员，直接负责与明华公司的业务，再看看江强的反应。”

第二天，老常就笑呵呵地跑来，说：“成了！江强一听说李娟进了销售科，就连夸我们西江厂有人情味儿，还说，上回没能赴约，实在抱歉。”

厂长说：“那你再约约江强，让李娟也一起参加。”

老常这次一约，江强马上就答应了，厂长带着老常、李娟一起到了约定的酒家，哪知一碰面，厂长傻眼了：江强和李娟根本不认识，李娟也根本不知道江强帮了她，只是不停地向江强敬酒，一口一个“江总”地喊着。

江强问李娟：“你认识许桃吗？”

“许桃？”李娟想了老半天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。”

江强大吃一惊，手上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。

厂长和老常对望一眼，江强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使这么大的劲，这唱的是哪一曲嘛！

再说江强，他回到家，火冒三丈，冲着妻子许桃嚷起来：“你说你让我做的啥事呀？你要我帮李娟上岗，还不让我明说，告诉你，我的确让李娟上了岗，她今天还跟我一起吃了饭，可她却说根本不认识你，这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，你那么起劲干啥？弄不好，西江厂还会对我瞎猜疑。”

许桃一听，捂着嘴巴笑起来，说：“你们今天见面不是不认识吗？他们怎么会瞎猜疑？你尽瞎想。”

江强更加恼了：“笑什么笑？出我洋相，你觉得很好玩啊？”

许桃忍住笑，说：“啥叫不相干？李娟跟咱们的关系，那可不一般，说也说不清呢。”

江强糊涂了：“她跟咱们有说不清的关系？我从来没见过她，她也不知道咱们，有啥关系呀？”

许桃笑嘻嘻地揪了把江强的耳朵：“没关系？20年前，是哪个急吼吼地到处找对象？”

江强一听，愣了："20年前？我不是跟你一见面就对上眼了吗？"

许桃叹息一声，说了原委。

原来，20年前，江强还在部队服役，在驻藏部队当连长，一直没处上对象，连指导员回来探亲时，委托自己的表姨为江强介绍个对象，表姨对指导员说，这对象甭到处找了，我外甥女就挺合适，她不仅相貌好，为人更好，对你们连长的情况也非常满意，你让他来相相吧。指导员回去一说，江强也很乐意，又正好有假，就以探亲为名赶了过来，两人一见面，一见钟情，处了半年就结了婚，转眼间，已经和和美美地生活了20年。



许桃对江强说："告诉你吧，当初你们连指导员的表姨要介绍的姑娘并不是我，而是李娟。李娟长得比我漂亮，为人又特别好，你要是见了她，哪里还有我的份？也是你们没缘分，你来了，她却被厂里派到上海去学习了，临走时她对她老姨说，人家当兵的大老远过来一趟不容易，不见上面两个人心里都不踏实，还是另外找位姑娘跟他见见吧，如果相不中，她再交往看看。于是，李娟的老姨就找了我，结果促成了咱俩的姻缘。"

江强得知了事情原委，很是感慨，李娟和自己两口子的关系，一下子还真说不清呢。

许桃又说："要不是当初李娟心眼好，咱俩能认识吗？现在她有了难处，你说，我们要不要帮她？"

江强愣怔着没回答。

许桃戳了下江强的脑门："你咋不说话了，想啥呢？"

江强一把抱住妻子，激动地说："李娟心眼好，但你的心地更善良，虽然我错过了那段缘分，但能跟你过一辈子，是我最好的运气。"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谭海彦）



寡妇头上冒紫烟

□翟怀舒

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。

这天，赵家村来了一位相命先生。此人瘦高个儿长马脸，鼻梁上面架副眼镜，手提一面小铜锣，阴阳怪气地喊着相命。

村头刚好聚了群女人，见相命先生过来，便都围了过来，有个绰号叫"喇叭"的女人双手叉腰，冲着相命先生嚷道："喂，相命的，看你一副神叨叨的样子，那你说说看，我们这些人中，哪个是寡妇？说准了，我们都请你相命；说错了，别怪我们不客气，请你走远点。"

相命先生一听，并不接"喇叭"的话头，只见他干咳了两声，眼珠子一转，敲了几下小铜锣，拉长声调，说道："铜锣敲起声连声，寡妇头上冒紫烟。"他话音刚落，女人们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田寡妇，看她头上是不是真的在冒紫烟，把个田寡妇窘得满脸通红。这一来，相命先生心里有数了，但他还要做戏，继续故弄玄虚，先是把女人们一个个看过去，接着又是掐又是算的，嘴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一指田寡妇，果断地说："她是寡妇！"

这也太神了！女人们面面相觑，不得不信，于是一个接一个找相命先生算，有的问婚姻，有的问财运，有的问健康，相命先生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势，察言观色，摇头晃脑地说一些八竿子打不着、又让人觉着伸一把就够得上的话，在这群妇女身上骗了不少钱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这位相命先生又来到钱家村。这钱家村离赵家村不远，男人们大都外出打工，村里多是些女人家，这天，刚好七八个女人在帮着给



·传闻逸事·

一户人家盖房子。相命先生向来是哪儿人多往哪儿凑，很快就凑到这群女人旁边，“当当当”地敲起了手里的铜锣。有个叫钱桂花的姑娘被他敲得烦了，停下手上的活计，故意说：“你老是在我们这一带窜来窜去，听说连哪个是寡妇都看得出来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我们这群干活的妇女当中，谁是寡妇？”

相命先生看看钱桂花，又摆出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，不吱声。钱桂花接着说：“那好，你要是能在我们这群人中指出谁是寡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找你相命。”

相命先生微微一笑，他早就心里有数了。原来，这一带每个村子的男人几乎都在附近的一座大矿山里下井采矿，这么些年下来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男人在矿难中丢了性命，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两个年纪不大的寡妇，他针对这个情况，揣摩出一套蒙骗女人的特殊方法，百发百中，从未失过手。今天又遇到这个不服气的女子向他挑战，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，只见他扬起小铜锣，敲了两下，又故意拖长声调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铜锣一敲声连声——”

一位大婶抢过话头，接着说：“寡妇头上冒紫烟！”在场的女人“轰”地一声大笑起来。相命先生明白了，肯定是赵家村的人泄露了他的手法，他在心里暗暗冷笑一声，语气一转，仍旧拖长调子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铜锣一敲声连声，寡妇脚下踩着钉。”

这里正在修建房子，少不了会遗落几枚钉子在地面上，相命先生想，我这一说，这群女人为了证实说得对不对，肯定都会朝那个寡妇的脚下看，这一来，谁是寡妇就一清二楚了。哪知道，这户人家刚开始做门窗，钉子用得并不多，巧的是，给木匠师傅打下手的是钱桂花，她刚刚从镇上买了几斤钉子回来，如果有钉子，也只有钱桂花脚下才有，于是，大家的目光齐刷刷都盯着钱桂花脚下。

相命先生见了，得意洋洋地朝钱桂花一指，说：“她是寡妇！”

相命先生话音未落，钱桂花上前就给了他一巴掌，女人们大骂：“混账东西，人家是黄花大闺女，还没出嫁呢，你瞎眼了！”

一位大婶一边骂，一边脱下脚上的布鞋，握在手里，扬起来便朝相命先生头上砸：“打死你这信口雌黄的，打死你这招摇撞骗的，打死你这胡说八道的！”

相命先生双手抱着头，缩着身子，像一只过街老鼠，到处乱蹿，突然，他蹲下身子，抱着左脚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。

原来，他只顾了头上，忘记了脚下，正好一脚踩在一块木板的铁钉上……

（题图：黄全昌）





奶奶来了

□刘建东

王阿婆有个孙子叫阿建，村里人都说阿建有出息，能挣钱。最近，村里人又在议论，说阿建在城里开了个网吧，生意火得能烫死人。王阿婆听了，不放心，一大早就坐上头班车，进城去看孙子阿建。

班车不一会儿就进了城，这时天刚蒙蒙亮，街道上空荡荡的，商店全都关着门。王阿婆下了车，这边走走，那边逛逛，走了不少辰光，来到一家“飞速网吧”门口，这家网吧门半开半掩，里面亮着灯，王阿婆就径直走了进去，她这一进去不打紧，吧台里急忙走出个服务员来，上前拦住她，说：“阿婆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，快出去吧！”

王阿婆瞅瞅服务员，说：“姑娘，你们这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吗？做生意的地方还有不让人来的？”王阿婆这一说，服务员没词了，只好让王阿婆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下。

王阿婆坐了没一会，又站起来，走到网吧的第二道门口，看着在里面上网的人，服务员连忙跑过来，把王阿婆扶回座位，说：“阿婆，你想呆这儿就好好呆着，不要乱跑、乱看。”王阿婆一听不乐意了，说：“瞧你这姑娘说的，啥叫乱跑乱看？我看我孙子在不在呢！”

服务员问王阿婆：“你怎么知道你孙子在这网吧？”

王阿婆头一扬，说：“我就知道他在这网吧！”

服务员不吱声了，王阿婆却问她：“你们这网吧老是这样开到天亮？里面的人全都是熬通宵的？唉，也不知那个混小子啥时才出来。”

服务员想让王阿婆早点走，让一



个老婆婆一大早就在这儿守着，老板知道了会不开心的，她问王阿婆：“阿婆，你孙子叫啥名字？我帮你喊他出来。”王阿婆说：“你别管他叫啥名，你要是想帮我，就朝里面喊一嗓子，那混小子就会出来！”

服务员也熬了个通宵，脑子有点昏沉沉的，也没多想，就在门口喊：“谁的奶奶来了？快出来！”

这一喊，里面马上跑出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孩，手上都拎着书包。

王阿婆看了这几个孩子一眼，摇摇头，说：“他们不是我孙子，要不，麻烦你再到楼上去喊喊？”

服务员知道这一喊，肯定又跑掉好几个，就说：“阿婆，我不能再喊了，把客人都喊跑了，老板会炒我的。”

王阿婆不答应了，喉咙马上响起来：“老板炒你？我还炒他呢！你不喊，我就跑到大街上，站在你们网吧门口把他喊出来！”

服务员一听慌了，忙说：“好，我给你上楼喊去。”果然，服务员这一喊，楼上又跑下来好几个孩子，服务员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阿婆，你看，已经出来这么多人，里面没一个是你孙子，你是不是再到别的网吧看看？”

王阿婆摇摇头，坚决地说：“我孙子就在你们网吧里，你再给我喊，喊破天也要把他给我喊出来！”

服务员被王阿婆缠得头都大了，偷偷找了个地儿给老板打了个电话，回来端出一盘瓜子果仁，送到王阿婆跟前，苦着个脸，说：“阿婆啊，我要是再一喊，里面的客人全跑光了，你这样弄几回，就没人再来我们这里上网了。来，你吃点东西，垫垫肚子，然后到其他地方找你孙子吧！”

王阿婆拿起一粒瓜子，一嗑就吐了，说：“苦的！”拿起一块果脯，往嘴边一放又扔了：“过期的！”她把盘子还给服务员，突然从怀里拿出个手机，说：“你给我去喊，里面所有孩子的奶奶都来了！你要是不把他们喊出来，我就把我儿子叫来，我估摸着文化局这会儿也该上班了！”

天啦，这阿婆还知道文化局管着网吧，看来她儿子就算不是文化局的人，也跟文化局有不小的关系，上面三令五申未成年人不得进网吧，这事闹大了可不是玩的，于是，服务员拿起喇叭，走到门口，大喊：“网吧里所有未成年人注意了，你们的奶奶来了，请你们马上出来！”

她这一喊，一大群孩子接二连三地出来了，王阿婆满意地点点头，踱到门口，见里面还有个小孩在电脑跟前，就走过去，问：“你奶奶在门外等着呢，怎么不出去？”那小孩子头也不抬，说：“我奶奶早死了！”王阿婆弯下腰，猛一下拔出电源插头，吼道：“我说你奶奶来了，她就来了！”

正在这时，外面急匆匆跑进一个人来，服务员迎上去，喊了声“老板”，



朝着王阿婆指指点点，老板急巴巴地跑过来，一把抓住王阿婆，直把她往外拉。

王阿婆使劲打老板的胳膊，骂道："你这个臭小子，放开我！"

老板一直把王阿婆拉到门口，才说："奶奶，你不在家好好呆着，一大早跑这里来干什么？"王阿婆说："干什么？你以为我呆在乡下啥都不懂？我天天看电视，听新闻，啥都知道呢！村里人一说你开的网吧火得不得了，我心里就犯了嘀咕，猜你小子准没干好事，打听到你开的叫'飞速网吧'，过来一看，果然有那么多小孩泡在里面通宵上网。你这不是坑人吗？"

原来，网吧的老板正是王阿婆的孙子阿建，他从小没娘，是王阿婆一手带大的，奶奶的话他不敢不听，就说："要不，我马上就关了这网吧！"

王阿婆瞪一眼孙子，说："看你臭小子直眨巴眼睛，我就晓得你在蒙我。这么赚钱的生意，你真的肯关？"



老板被奶奶看破了心事，苦笑一声，说："奶奶，那些孩子又不是我抓他们来，逼他们玩通宵的，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嘛！"

"孩子年纪小，会任着性子玩，你难道也是孩子？你这是祸害人呢，你就不觉得？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不该赚的钱，坚决不能赚。你要是还想开这网吧，就得听我的，一不能让学生娃进来，二不能开通宵，行不行？"

阿建见奶奶真的生气了，连忙答应："行，我听你的，按你说的办！"

王阿婆四下瞅了瞅，好像还想说什么，一时又没想起来，阿建马上凑过来，说："奶奶，你是在想，我这网吧变了章程，得让别人知道，是不？其实刚才我已想出招来了，这就给网吧换个名儿，让别人一看，就知道我在规规矩矩做生意。"

"哟，啥名儿这么管用？"

"嘿嘿，以后我这网吧呀，就叫'奶奶来了'，小孩一看，不敢进来；我看了，做生意不敢动歪心思……"

王阿婆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"臭小子，招牌上的字要写得大点儿！"

说完，她得意洋洋地回去了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 夫）





阿P卖卤菜

□花 剑

阿P下岗后，弄了辆流动售货车，在街头卖起了卤菜。

这天中午，售货车前来了个乞丐，他左瞧瞧，右望望，最后笑嘻嘻地对阿P说："大哥，车上那几只鸭屁股你反正也卖不掉，就送给我吧？"

这乞丐身上臭哄哄的，在摊位上一站，这生意还做不做啊？阿P皱起眉头，粗着嗓门吼道："去！去！我这里经销的都是高档商品，没你乞丐的份！"

乞丐不乐意了："哟，瞧你高档的，不就是沿街卖卤菜嘛，装什么大款？"

阿P怎能让乞丐小瞧，他胸脯一挺，像个领导一样做起了报告："没文化到底不行啊！什么叫卖卤菜的？你以为卖卤菜容易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卖卤菜，不仅解决了就业，还养活了一家人，连我老婆都觉得我光荣、正确、伟大！"

乞丐白了阿P一眼："你就吹吧，一点善心都没有，还伟大呢，哪天要是你不卖卤菜了，还不如我呢！"

阿P跟着也瞪了乞丐一眼："不卖卤菜就不如你？做梦！怎么我也比你个乞丐强！"

乞丐眨巴几下眼睛，不再跟阿P争吵，换了一个地方"营业"。

第二天，乞丐又来了，这次他把营业场所直接摆在阿P对面，跟阿P隔着条马路遥遥相对。这时快到中午了，阿P闲得没事，便看着乞丐那边的营业状况。想不到今天乞丐的生意



出奇地好，不时有人往他碗里扔硬币，小半天就有几十元的进项。这时，又过来个酷哥儿，阿P的卤菜车他看也不看，却走到乞丐面前，“啪”拿出一张五十元大钞扔进碗里。那乞丐连忙拿起大钞，对着太阳照了又照，然后喜滋滋地揣进怀里，看得阿P眼睛直朝外冒火。

这还不算完，就在阿P气得还没缓过劲来的当口，只听对面又是“当”的一声响，一个纸包着的东西被扔进了乞丐的碗里。只见乞丐好奇地打开纸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纸，颠过来倒过去看了老半天，也没看明白上面写的是啥。

好奇心使阿P不由自主地走到乞丐面前，乞丐把纸递给阿P，问：“大哥，我不认字，这纸上写的是什么？”阿P接过乞丐手里的纸条，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炒股失败了，老婆跑掉了，房子充公了，那辆破车我也不要了，谁拿到是谁的，我要安心地走了。一个绝望的人！”

此刻，阿P的大脑像装了一只电风扇，“呼呼”地转个不停，他已经看清楚乞丐手里拿着一把汽车钥匙，这钥匙，一按就能自动开门，再一按就能自动关上，并能发出“嘟嘟”的叫声。阿P心里在暗暗叫冤，这乞丐运道就是比自己好，坐在那里都有人送钞票。一个不想活的傻瓜硬是把自己的车送给他，他却啥也不知道。阿P一边想，一边拿过乞丐手中的钥匙，在上面摁了一下，不远处竟然真的传来几声“嘟嘟”。阿P放下钥匙，故意淡淡地说：“这纸上说，他家房门换锁了，旧钥匙没用了，送给你玩玩。”乞丐听了大怒，一把撕了纸片，说：“一把旧钥匙有什么好玩的，这不是耍人嘛！”

阿P连忙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和这种没素质的人生气不值得。这钥匙让你看了生气，不如我帮你处理掉吧？”

乞丐连连摇头，他拿着车钥匙，抛上去，接住，抛上去，再接住，就像是在逗蟋蟀，把个阿P逗得心痒难忍，最后阿P一咬牙，从怀里掏出一张五十元大钞来，说：“我今天也慈善





一回，我花钱买，总行了吧？”

乞丐从阿P手上拿过钞票，又摸又照弄了好半天，这才点点头，把钥匙交给了阿P。

阿P把钥匙揣进裤兜里，对乞丐说：“你帮我看着我那摊子，我去上个厕所就来。”说完，就往刚才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，转过一个街角，前面是条大马路，马路对面停着一长溜小汽车，阿P拿出钥匙一摁，“嘟嘟”的响声就在前面！阿P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他要找的车就在这排车里！他一下一下摁着，终于把声音源锁定在一辆白色小轿车上。阿P看着这辆豪华漂亮的轿车，猛地吞了口口水，伸手便拉车门。

突然，后面传来声大喝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阿P转头一看，一个时髦姑娘圆瞪双眼，冲他嚷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碰我的车子？”阿P吓得赶紧往边上一避，那姑娘打开车门钻进去，“呼”地一下就把车开走了！

找错车了！阿P连忙又摁钥匙，“嘟嘟”的响声继续在响，好像就在跟前，再一看，就在刚刚那姑娘停车的空地上，那里也停着一辆车，正发出“嘟嘟”的响声，不过，这是一辆很小很破的玩具车！再细细打量手里的钥匙，跟这辆玩具汽车是配套的，原来是一把玩具车钥匙！

五十元得卖多少鸭屁股啊！阿P好不沮丧，他慢吞吞地朝自己摊位走去，找了半天，没找着自己卖卤菜的流动车子和满满一车卤菜，再找乞丐，连影子都没了。到这时，阿P才发现自己是中了乞丐的调虎离山计，他不由得抱着头蹲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阿P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见过多少大世面，竟然识不破这种小骗术！”

阿P像是只泄了气的皮球，蹲在街边，这时老婆小兰正好来送饭，见阿P连魂都丢了的样子，连忙上前问缘由，阿P一说，小兰就骂道：“好你个阿P，有你这么笨的吗？售货车丢了，应该赶紧报警啊！”

阿P这才醒过来，连忙打110报警，110的值班人员一接电话就乐了，说：“我们刚才已经接到一个报警电话，说虹兴路口出现一辆流动售货车，里面满是卤菜，正在等着失主认领，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的。”

阿P连忙和小兰一起赶往虹兴路，一看，正是他们家的那辆流动售货车，里面的卤菜一样未少，不过，车里多了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阿P未必聪明，乞丐未必呆傻，尊重别人，快乐自己！”

阿P一看就乐了：这乞丐挺会开玩笑的，下次见到他，一定要送几只鸭屁股给他，交个聪明的乞丐朋友不丢人！阿P暗暗为自己的想法喝彩，又得意洋洋地去卖他的卤菜了。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顾子易）



轧死了一只狗



□孙一农

栓子是大王庄的年轻后生，这天，他开着四轮车，拉了车红苕到城里来卖，没想到，一只狗突然从一个窄胡同里冲出来，栓子慌乱中躲闪不及，竟把那只狗轧死了。

马上，一个人冲着车子跑过来，扯住栓子不放。这个人歪眉竖眼，敞着个大胸脯，露出一身的横肉，一看就知是个“惹不起”，栓子连忙打拱作揖，这时，后面又跟着跑来几个不三不四的角儿，嚷着要栓子赔钱。

栓子连忙掏出烟，一根根敬过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他在正常行驶，这只狗突然冲过来，实在来不及处理。

“惹不起”朝着栓子冷笑一声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这狗是自己想寻死了？难道它跟着我每天吃肉啃骨头的，也会活腻烦了？”

栓子脸上堆着笑，说：“你问问刚才看到的人，看我可有半句假话？”

“惹不起”瞪起牛眼，朝周围看热闹的人溜了一圈，扯着嗓门问道：“你们哪个看到了？啊？”周围的人被他这一嚷，一个个吓得连连摇头。

“惹不起”更来劲了：“哪会有自己找死的狗？你说谎太没水平！”接着他把手一伸，说：“看你是庄户人，没钱，就拿五千块算了，不然，连车带人一块扣了，交警队里的都是咱哥们！”

几个跟着“惹不起”的也一连声喊栓子赔钱。

栓子有理没处讲，说又说不过，赔又赔不起，要是动手更明摆着要吃大亏，火从心里腾腾地朝外头冒。

正在这时，忽见人群一分，一个



·情节聚焦·

戴着墨镜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，问："这儿发生了什么事？"这老人看来有点身份，人们见他来了，马上让开了一条路，"惹不起"一伙摸不准这老人来路，说话的声音低了几分。栓子见这老人戴着墨镜，拄着拐杖，急中生智，连忙上前拉住老人，故作惊喜地叫了一声："伯呀，你老人家咋才来呀？你要是再晚来一会，我可就有冤没处申了！你快说两句公道话吧！"

这老人猛听栓子喊他伯，迟疑了一下，问："你是咱村谁家的娃？这些年我不太回去，遇见本村的后生都叫不出名儿来了！"

栓子连忙说："伯呀，你忘了？我十岁那年，你回去过春节，我娘叫我给你送碗饺子，你还发了我十块压岁钱呢！"他故意把时间说得非常遥远，糊弄老人。

老人拍了会脑袋，凑近脸把栓子反复打量，又朝"惹不起"几个看看，这才像猛然记起来似的，说："噢，是有这么回事。你，你不就是我族里老六媳妇跟前那个谁嘛！你不在家里服侍你娘，怎么跑到这儿跟人吵架？"

"伯，是这么回事……"栓子见老人认错了人，心中窃喜，连忙把刚才出事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老人听说轧死了一只狗，脸刷地白了，忙让栓子引自己察看，老人手颤抖抖地把死狗摸了又摸，见真的没一点气了，站起身，气愤地扬起拐杖，照着栓子屁股就是两下："我打死你，你这闯祸的东西！你知道这狗多名贵吗？赔两万块也不为过。没说的，赔，给人家赔！拿不出现钱把你这车货给人家卸了，伯从来认理不认人，你可别说伯不帮你说话。"



"惹不起"一听这话，得意洋洋地将拇指一跷，说："小子，这下没说的吧？掏钱！"

栓子见老人这么给他主持"公道"，气得一跳老高，说："伯呀，你咋胳膊肘朝外拐？怎么反帮外人说话了？这车红苕得派大用的，我要卖了给我娘去治病呢！卸了这车红苕，就是要了我娘的命！"

老人听了这话，说："怨只怨你把车乱开。你伯眼不



好，难道你的眼也不好？放着这么宽的街道不走，硬朝着人家的狗窝开？该赔还是得赔，没钱你到我家里拿去。”

栓子大声说：“伯，你看看，这么宽的街道，咋就成了他家的狗窝？你难道连街道跟狗窝也认不清了？”

“啥？这儿是街道？”老人拿手托住墨镜，俯下身子，朝脚下的地面和周围瞅了又瞅，长出一口气，把手中攥着的一根绳子往地上一摔，说：“嘿！真是人老不中用了，头昏眼花的，我刚才还当这儿是人家的狗窝呢！既然是街道，那你小子还呆这儿干啥？自古道，鸡有笼，狗有绳，猪有圈，这只死狗把脖子上的绳子挣断了，胡乱钻，死了怪不得你！你快走吧！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城里人遇事也得按理来！”

“惹不起”见老人跟栓子一会哭一会笑的，老半天也没看明白，一见栓子要走，连忙拦住，问：“你就这样走了？钱呢？”

老人拿拐杖在地上一扒拉，找到了刚才扔在地上的那根绳子，把它捡起来，朝“惹不起”抖了几下，说：“你还是要钱吗？那你先问问这绳子，它肯给不？如果它不肯给，你还想要，就找我家大小子要去！”

“惹不起”瞅瞅绳子，不甘心地说：“你家大小子？他是谁呀？”

围着的人一听，“哄”地全笑了，一位小贩说：“大爷的儿子你都不知道呀？他是咱县里的公安局长！”

“惹不起”听了，翻了翻白眼，一挥手，带着几个同伙走了，这场闹哄哄的戏总算散了。

栓子把红苕送到批发市场，开着车回来，忽然看到那位老人还蹲在路边，身旁躺着那只轧死的狗，老人抚着狗的尸体，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，非常伤心。栓子连忙找个地方把车停下，走到老人身边，蹲下身子，问道：“大爷，我还没好好向你道声谢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狗——”

老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狗陪了我三年，我是大半个瞎子，它一直是我的眼睛和拐杖啊！”

老人说，他才是狗的真正主人，一直靠这只狗给他引路，这狗平日不知有多乖，这两天可能正好到了发情期，今天挣脱绳子从家里跑出来，撞到了栓子的车轮下，正好被“惹不起”一伙看到，惹不起便冒充狗的主人，想狠狠敲栓子一笔，老人找狗正好到了这里，帮着栓子脱离了困境。

栓子恨不得给老人跪下，他涨红着脸，说：“大爷，你开个价，我赔！”

老人摇摇头，苦笑一声，说：“赔？你两部小四轮也抵不上我这只导盲犬啊！算了，你还是快点回去，忙自个的营生吧！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到底谁傻

□刘祖光



牛马不如狗

这天，两个死刑犯被处决了，他们一个是贪官，一个是杀人犯。贪官为了敛财，把工程搞成了豆腐渣，害死了不少人；杀人犯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一念之差，杀了一个人，也断送了自己性命……

贪官和农民被处决后，在黄泉路上结伴而行，眼瞅着要见阎王了，贪官心眼活，偷偷塞给身后的小鬼一沓钱，打听投胎的事，小鬼见钱眼开，告诉他，由于他上辈子作孽太重，按照阴司律法，他将转世为牲畜。贪官一听，吓得浑身哆嗦，又往小鬼手里塞了一把钱，小鬼挤挤眼睛，说："虽说是做牲畜，差别也挺大。现在阎王手里有两个名额，一个是做狗，一个是做马，你赶紧争取第一个名额吧。"

贪官哭丧着脸，说："做狗还不如做马呢，个大，吃得也多……"

小鬼朝贪官脑袋上拍了一下："你脑子进水了?做了狗，起码还有做宠物的机会，做马行吗？你见过谁拿马当宠物养？"

贪官恍然大悟，但怎么才能争取到做狗呢？小鬼不说话，又朝贪官头上拍了拍，贪官恍然大悟，笑道："我晓得了，干这个是我的拿手好戏！"说完，贪官转过头看看农民，见农民正哭丧着脸，还在为自己的罪孽忏悔，根本没考虑到投胎的事。贪官这下放心了，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，放



心大胆地往阴司走。

进了阴森恐怖的阎罗殿，阎王一翻两人的生死簿，大怒，马上判贪官转世为马，农民转世为宠物狗。贪官赶紧跪下，问阎王为啥这样判，阎王怒气冲冲地说："你搞的豆腐渣工程害死一百多号人，他才害死一个人，判你做马，你有啥可冤的？"

贪官赶紧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举到头顶，说："阎王，这就是我冤枉的证据。"小鬼把"证据"接过来，递给阎王，阎王一看，是厚厚的一沓钱，马上眉开眼笑，说："你小子真是个猴精，若不是你犯了大罪，我真想让你留在这里做小鬼。"

于是，阎王大笔一挥，把贪官和农民的投胎对象给换了。不过，阎王毕竟做了亏心事，对农民有些愧疚，就问："你要是不愿意做马，可以再等两天，狗的名额快有了。"

农民摇摇头，说："我愿意做马，我上辈子作了孽，下辈子要当牛做马补偿，好好下气力赎罪。"

阎王很感动，就说："做马也有很多种选择，有干死力的，有在游乐场供人骑着玩的，有专门用来拍电视电影的，我就让你做拍电影的马吧，没准还能当明星呢。"

农民又摇摇头，说："我犯的罪过太大，只有做干活的马，才能安心。"

出了阎罗殿，到了奈何桥，贪官一个劲笑农民傻，农民说："咱俩到底谁傻，现在还说不定。"

变化不由人

贪官还想嘲笑农民，小鬼在后面将他猛一推，推下了奈何桥。很快，贪官成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宠物狗，这狗一生下来，就围着主人汪汪叫，主人好生喜欢，给它安排专门的房间，专门从美国花高价买回狗粮，狗渐渐地长大了，主人怕它惹乱子，把它给阉





了，狗成了太监，连想死的心都有，但好死不如赖活，每天还是对着主人强颜欢笑，但主人把它玩腻了，就把它送给了情人。不久，主人把情人也玩腻了，不要情人了，那个情人对主人恨之入骨，便拿他的狗出气，把狗身上剪得光秃秃的，抛出门外。

这时正是冬天，天寒地冻的，浑身光秃秃的狗给冻了个半死。它每天在垃圾堆里找食吃，经常被野狗欺负。有一天，一群坏小子抓住这只狗，把它揍了个半死，弄瞎了它的一只眼睛。狗眼看在城里混不下去了，就想到乡下看看，它一步一挪走出城，天上又下起了大雨，狗饿得头晕眼花，被淋得气息奄奄，突然，它看到那个农民投胎转世的马，正朝自己这边走过来，那匹马身上盖着雨衣，它的主人自己却在雨里淋着。狗非常羡慕，马居然有这样的待遇，就说："老兄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做马也能这么幸福！"

马"嘿嘿"一笑，说："当时我申请做马，是因为我知道马是农民的宝贝，虽然干的是重活，但农民们对马比对自己还好……"

这时，突然跑来几个年轻人，抓住这只狗，把它杀了，美美地吃了顿狗肉。狗受了那么多罪，又这样死了，阴魂不散，就偷偷跟在马后面。

这天，人带着马外出驮东西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马身上的东西并不重，但它的主人宁肯自己走路，也不骑它，更舍不得用鞭子抽它，狗的鬼魂嫉妒死了，从山上推下一块大石头，砸在马身上，当场就把马砸死了。马的主人哭得很伤心，说："马啊马，你是咱家的一口人呀，你死了，我回家都不知道咋跟孩子们交代……"接着，他挖了个坑，将马埋了。

狗的鬼魂惊呆了。自己和马受到的待遇相差太大了，自己享受的是短暂欢愉，却要用半辈子的苦难来偿还；马虽然干了很多活，流了很多汗，但它过得那样快乐，还得到了主人的爱护。同样是死，自己变成美味进了人的肚腹，马却能埋进坟墓。

狗和马又一起由小鬼押着，到阴司报到，由阎王判决它们再次转世投胎。这次，狗因为死的时候是只流浪狗，没人给它烧纸，所以手里没有钱，而马的主人给它烧了很多纸，带着很多钱，狗既眼红又无奈，就跟马商量说："老兄，借我一点钱吧？"

马毫不犹豫，将口袋里的钱全给了狗。狗很开心，又拿钱来贿赂小鬼，小鬼向狗通风报信，说，阎王准备判它们来世做人，不过，阎王家正准备盖楼房，还缺一个监工……

狗一听，监工？肥差啊！

见到阎王后，阎王对他们说，目前手里只有一个投胎做人的名额，但这人是穷人，经过奋斗，后来成为富



人。另一个名额要等些时候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，可以给他家当监工……

狗一听，赶紧说自己愿意做监工，阎王笑笑，说："阴司里完全没有娱乐，上班下班全是面对小鬼，再说，给我当监工，那是完全没有油水的，你可要想好。"

这下狗又犹豫了，它想，给阎王做监工，那油水刮起来难度太大，还不如先去做人，刚开始虽然很穷，但毕竟后来能当富人。于是，它选择了做人，为了让阎王高兴，它还说，这次虽没给阎王当监工，以后还会为阎王服务的。

阎王不理它，大笔一挥，让狗马上投胎去……

有债就得还

接下来，阎王对马说："我给自己的楼房找监工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你。"

马奇怪地问："为什么啊？狗以前干过工程，这方面是专家啊！"

阎王摆摆手，说："他干过工程不假，可干出来的全是豆腐渣！监工这样的活，还是老实人可靠。你放心，房子盖好后，我为你安排个好人家，马上让你投胎转世。"

马说："要是转世为人，我很想再见见那位狗兄弟。"

狗投胎到了一个穷人家，从小就吃尽了苦，一直勤扒苦做，整整苦干了三十年，终于成了富翁。就在他成为富翁这一天，老婆正好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奇怪的是，儿子刚满月，富翁就得了场怪病，死了。富翁气坏了：吃苦一辈子还没享受就死了，儿子啥也没干，就把他所有的财产接收了，这太不公平了！一见阎王，富翁就把这些话对阎王说了一通，阎王笑呵呵地说："我这样做，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愿望啊！"





豆花铺的秘密

□梅纪国



奇怪的老人

清朝康熙年间，云州城有一家“朱记豆花铺”，掌柜朱秉文凭着精明能干，硬是把三文钱一碗的豆花汤做成了云州城的第一块招牌。

这天晚上，朱秉文忙了一天生意，正要让伙计们打烊，一位老人却在这时走进店里，朱秉文连忙吩咐伙计给老人盛上一碗豆花。

不一会，伙计就端上来一碗热腾腾的豆花，老人点点头，先是不紧不慢地用鼻子一闻，点点头，接着低头喝了一小口，细品了一下，又微微点了点头。过了好大一会，老人才把这碗豆花喝完。朱秉文掌柜见这老人吃得如此认真，就走过来问道：“老先生吃得可好？”

老人沉吟了一会，说：“掌柜的，

富翁一愣：“愿望？啥愿望？”

阎王说：“你上次想给我当监工，没当成，临走时还说以后要为我出力，我一直记着呢。这次阴司的下水道堵塞了，疏通下水道是个大工程，需要一名监工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……”

富翁气得差点晕倒：在下水道里做监工，那还不如在阳间做个穷人呢！就说：“马做监工不是挺好的吗？咋不让他继续做呢？”

阎王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马说有人欠他钱没还，他要求转世到人间讨债。这不，他上个月刚转世做人去了。说起来你们还真有缘分，他投胎到你家，成了你儿子……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黄全昌）



恕我直言，这碗豆花虽说葱姜佐料很正，但豆花里却隐隐有一股霉腐味，不知是何缘故？还有，那豆花入口即化，如果能多点筋道，就好了……”

朱秉文一听这话，就知道老人是个大行家。原来，制作豆花时，他让伙计在原料中掺进一些已经发霉变质的黄豆，而豆花筋道不足，则是在制作时加了过量的水。这些当然不能跟老人说破，又一时摸不清这老头是何来路，为三文钱一碗的豆花这么讲究，万一他在外面一说，“朱记豆花铺”这块金字招牌没准就给他砸了。于是，朱秉文对老人说：“这些豆花都是早上制的，放到现在，的确有点失味了，您如果有兴趣，明天早些来，尝尝我们刚刚制好的豆花，如何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好，明天早上我一定过来。”说完，他付了三文钱，走出了豆花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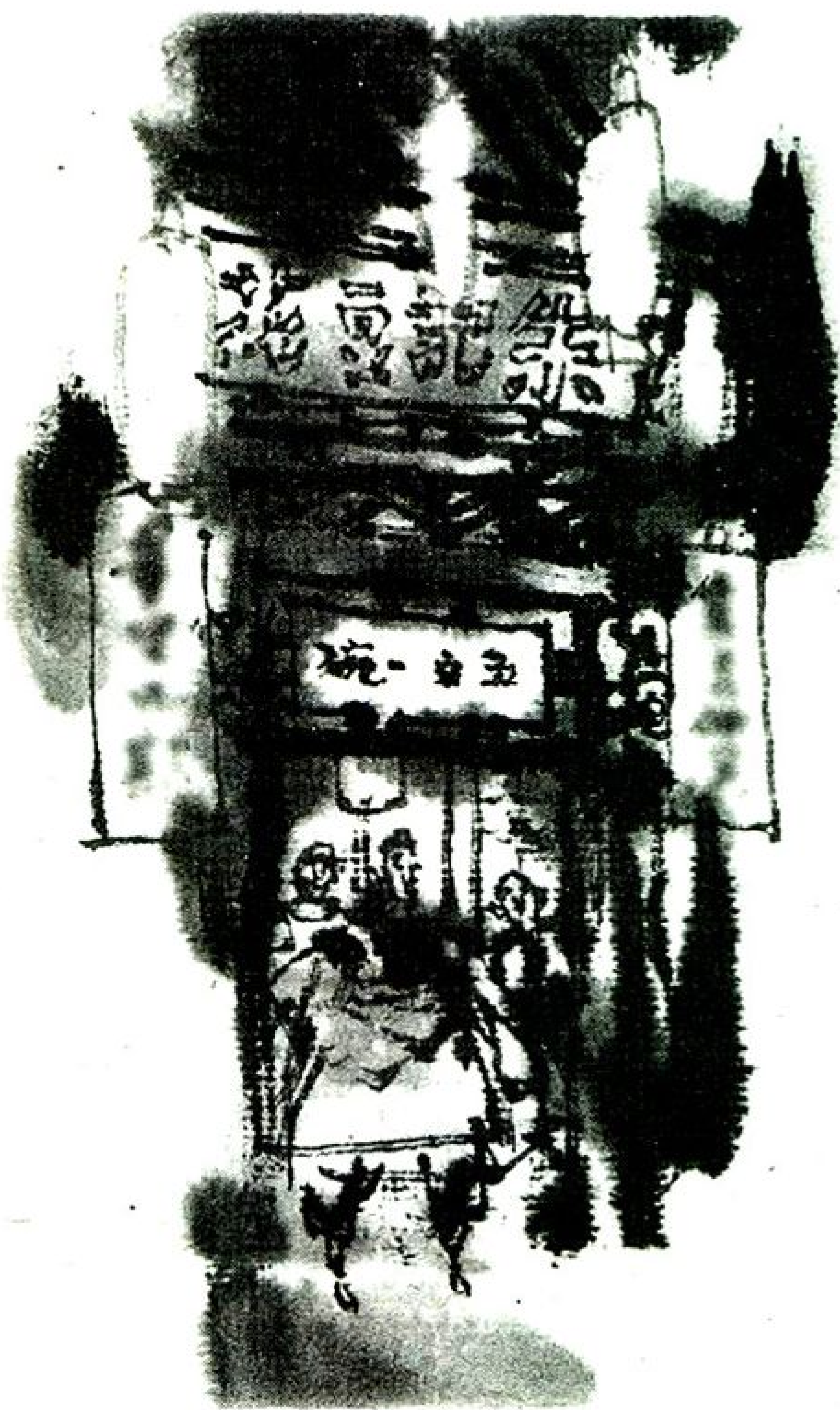
五文钱一碗

第二天一早，朱记豆花铺刚开门，那位老人就来了，朱秉文给伙计使了个眼色，那伙计慌忙迎上前去，招呼老人说：“老先生您又来了，来，里面请！”他把老人引到一个空位坐下，跑到后堂，端上一碗冒着热气的豆花。

老人还是先用鼻子闻了闻，然后低头喝一小口，细品好一会，大声说：“好！不愧是云州一绝！”说着，便三下两下喝完，还有滋有味地咂着嘴。接着，老人喊来伙计，从兜里摸出五文钱的铜板，放在桌上，便往店外走。伙计连忙喊住他，说：“老先生，您多给钱了。我们店的豆花是三文钱一碗，您却给了五文。”

老人头也不回，边走边说：“朱记豆花名不虚传，五文钱一碗，值！”

伙计把情形给朱秉文一说，朱秉





文想了一会儿，说："这老头是个大行家，为了咱朱记招牌，以后他来时，都给他盛小锅里的特制豆花，结账时，他爱给多少就收多少。"

自那以后，老人每天都来，伙计按照朱秉文掌柜的吩咐，每次都给他开"小灶"。老人也不含糊，结账时一律付五文钱。

这样过了没几天，有些食客见老人喝一碗豆花付五文钱，以为朱记豆花涨了价，也跟着付五文钱。伙计不得不大费口舌，给他们解释朱记豆花没有涨价，但还是有些人，喝完豆花后也不喊伙计，直接把五文钱往桌上一扔就走人。这样一来，在同一家店里喝碗豆花，有的人花的是五文钱，有的人却只花三文钱。

朱秉文掌柜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，不过有人愿意多送钱，对他来说总是好事儿，说明朱记豆花的金字招牌，在云州城没人能比，把豆花按五文的价钱卖，看这架势一点也不会影响客源。于是，他找来笔，写了个牌子，对伙计说："你把这个牌子挂到店门口去，把价格统一起来，不要弄乱了。"伙计接过牌子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朱记豆花，五文钱一碗，童叟无欺！

牌子挂出后，那个老人就再也不来了。过了几天，来朱记豆花铺喝豆花的客人少了一些，但由于豆花已经涨到了五文钱一碗，朱记豆花铺赚的钱反而比以前多了。
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朱记豆花铺的生意突然急转直下，食客越来越少了。朱秉文掌柜急了，这一天，他在





街上拉住一位以前常来光顾的食客，问他怎么不来喝豆花汤了，那人看看朱秉文，说："原来你不知道啊？云州城又开了一家豆花铺子，那家铺子的豆花只卖三文钱一碗，味道却比朱记豆花还要好。"

又一家铺子

朱秉文大吃一惊，连忙赶往那家新开的豆花铺，一看究竟，他刚走到新开的豆花铺门口，掌柜的便迎出来了，一看，朱秉文顿时愣住了："怎么是你？"

掌柜的正是以前那位每天都去朱记豆花铺喝豆花的老人，老人笑呵呵地朝朱秉文作一揖，说："不错，是我！为了开这个小铺，我特意到你那里品尝朱记豆花，喝了你做的豆花，觉得绝对要值五文钱一碗，所以，每次结账时我都付五文钱。"

一听这话，朱秉文简直哭笑不得，因为那晚差点被老人看出选料和做工上的破绽后，老人再去时，朱秉文每次都让伙计给他盛"精制豆花"，那是专为云州城的达官贵人准备的，是他朱秉文下最好的料、花最大的精力制作的，这种豆花不在店里卖，而是专门送到达官贵人的府上，每碗豆花要收二十文钱，这才是朱记豆花的真家伙。

老人又说："朱掌柜既然肯来赏脸，何不进来喝一碗我做的豆花？我的豆花三文钱一碗，绝对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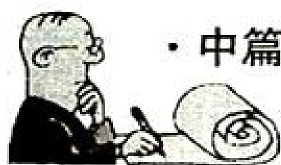
朱秉文正想探个究竟，就硬着头皮进了铺子，老人马上让伙计端上一碗豆花，朱秉文只吃了一口，马上就叫起来："这、这不就是我给你喝的豆花吗？"顿时，他心里雪亮，啥都明白了：这老头先是激他拿出最好的豆花，吃了一段时间后，这老头就把朱记精品豆花的配料、诀窍全摸到了，掌握这个诀窍后，他又故意每次多给两文钱，引诱朱秉文涨价，他自己就趁着这个机会开出一家豆花铺，以低价入市，把云州城喜欢吃豆花的食客逐渐吸引过来。

朱秉文气得满脸通红，却又无法发作，老人一看，给朱秉文施了一礼，说："朱掌柜，不出此下策，我的豆花铺在你眼皮底下不可能开出来。承蒙朱掌柜容让，让我有机会站住了脚跟，朱记豆花树大根深，你只要重整旗鼓，何愁生意不旺？到时我们两家遥相呼应，保管云州城吃豆花的人越来越多……"

朱秉文回到店里，马上让伙计把那些低价买进的发霉变质的黄豆全都处理掉，在门前重新立了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朱记豆花，三文钱一碗，童叟无欺！

过了没多久，朱记豆花铺的生意又好了起来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黄全昌）



在那个年代，柔弱的女子别说救人，连自保都是痴人说梦。可是，偏偏有这么一位流落异乡的奇女子，不仅保全了自己，还救出了情郎……

乞丐新娘

□范国清



1.老翁纳妾

清朝光绪年间，广济县薛家村有位薛员外，他年过花甲，家财万贯，膝下却没有一儿半女，为了有个后人养老送终，继承香火，他真是动足了脑筋。这不，这段时间，他竟然又打起家里一个丫环的主意。

这天下午，本来安静的薛府突然闹腾起来，两个家丁连拖带拽的，将一个丫环拉到院子里，吊在院子的皂荚树上。薛员外吩咐家丁："她啥时应承了，就啥时放她下来。"说完，转身回了屋。

薛员外刚进屋，员外婆便走出来，解开绳子，把那个丫环放了下来。

薛员外在屋里听到响动，急忙走了出来，见员外婆放下丫环，十分恼怒，喝令家丁再把丫环捆上，那丫环一听，拔腿就跑，眨眼工夫，便冲出了薛家的高墙大院。

薛员外连忙带着家丁追出来。

那丫环像只燕子，不一会就跑出村子，跑上了村外梅川河边的官道，薛员外带着家丁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毕竟女孩子气力不及，眼看薛家人越追越近了，这时，前面突然来了一顶官轿，丫环见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往前猛地一蹿，一下钻进了官轿。

官轿里坐着广济县古县令，他正眯着眼儿打盹，忽见一个女子冲进轿子，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这女子有点眼熟。原来他数次到薛员外家做



客，见过这个丫环，这才定下心来，问：“你不是薛家的丫环吗？这是干什么？”

丫环喘着粗气，说：“大人救我……”

古县令眨巴下眼睛，想，姓薛的那家伙是这方圆几十里的首富，连个后人都没有，那万贯家产，好歹得有个着落。现在帮这丫头一把，没准以后就是颗有用的棋子。

这时，薛员外带着家丁追了上来，一见是古县令的轿子，顿时放下心来，喊道：“大人，我家丫环跑到你轿里了！”

古县令把头伸出轿外，故意拿腔捏调地说：“哟！这不是薛员外吗？你们几个大男人把一个小丫头撵得满天飞，唱的是哪一曲呀？”

丫环在一旁气愤地说：“他为老不尊，竟然想要我做妾！”

薛员外见势不妙，连忙打躬作揖，说：“大人，请到寒舍说话。”

古县令跟着薛员外到了薛家，到客堂上坐了，薛员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大人，我膝下无子，只想再续一室，生下一男半女，让我老有所依！”

古县令瞅瞅薛员外一张堆满皱纹的老脸，拼命忍住笑，说：“薛员外呀，我听说你年轻时就纳过几房妾，都未生育，后来把她们一个个全赶走了。现在你黄土都埋了半截子，难道老枯枝还能再发新芽？”

薛员外嗫嗫嚅嚅，说：“苋菜越老越结籽，葫芦越老越开花，兴许现在就能……”

古县令哈哈大笑：“你真是做梦娶媳妇，尽想美事儿。那丫环可怜见的，死也不从，真要闹出什么事来了，你的名声也不好听。我看，你就给我一个面子，放过她吧！”

听了古县令的话，薛员外心里直犯嘀咕：“这家伙向来是见钱眼开的主，平日一来我家就想着打秋风，今天怎么像个正人君子呢？”不过，想归想，县太爷的面子他不能不给，只





得答应不再逼那丫环为妾。

古县令见薛员外还是一脸闷闷不乐，就说："你们家高门大户的，怎么连个唱小曲的都没有？"

薛员外说："这个丫环倒是吹得一手好曲子。"转头又对丫环说："你就给县太爷吹一曲吧。"

丫环连忙起身，回屋拿出支乐器，朝古县令行了个万福，便吹了起来。她吹得悠扬婉转，十分动听，古县令十分受用，问："你这吹的乐器叫啥名儿？你怎么吹得这么好？"

丫环说，她吹的乐器叫葫芦丝，是她老家云南那边的乐器，她叫"葫芦"，是云南人，从小死了母亲，她父亲受当地土司欺压，无法栖身，就用背篓背着葫芦，离开云南，一路上靠吹葫芦丝讨口饭吃，这样一年年过去，葫芦渐渐大起来，也跟着父亲吹起了葫芦丝。去年，十七岁的葫芦跟着父亲来到薛家村，薛员外把葫芦父女俩叫到家里，让他们一齐吹葫芦丝，吹一曲赏一个铜钱，一个上午吹完，薛员外仍觉不过瘾，让他们下午接着吹，想不到葫芦的父亲吹着吹着，突然倒在地上，再也没能起来。葫芦跪下求薛员外赏一口棺材，薛员外答应了，但同时给了葫芦一张卖身契，葫芦在卖身契上摁下手印，从此成了薛家的丫环。

葫芦在薛家住了一年，长得越发水灵。薛员外见了，忍不住动起了歪心思，想纳她为妾，葫芦却宁死不从。

送走古县令，薛员外又为子嗣的事生起了闷气，员外婆走过来，说："老爷，我们还是找一位义子吧，只要找到个有良心的，让他继承薛家香火，为我们养老送终，胜过亲生。"

薛员外说："你到哪里找有良心的？良心又不会贴在脑门上，你怎么看得出来？"

"我有个法子……"

2. 卖身为奴

员外婆说，要想找到有良心的人，最好的法子是隐瞒身份，装成老无所依的乞丐……

薛员外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他为员外婆找来一套又破又脏的乞丐衣、一根打狗棍、一只破碗，写了块"卖身为奴"的牌子，挂在员外婆胸前，给了她几两散碎银子，让她出了门。

员外婆先赶到六十里外的一个大镇子，四五天过去了，没见员外婆回来，薛员外有点坐不住了，就对葫芦说："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，等夫人回来了，你让她在家里好好呆着，不要再到处乱跑。"说完，他也把自己装扮成乞丐，偷偷出了门。

再说梅川河边的杏花村，有个年轻的货郎叫周小发，这天挑着担子到县城采买货物，忽然看见街头坐着个老年乞丐，胸前挂着个"卖身为奴"的



牌子，不少人围着当稀奇看，但看了老半天，没见人上来买，就又渐渐散了。这时，一个公子骑着马过来，看到了薛员外挂在胸前的牌子，突然张大嘴巴，“呸”的一声，把一口浓痰吐到薛员外身上。

薛员外几时吃过这样的亏！他骂道：“市井小儿，你这个鬼德性，怎么能给人做儿子？”

公子见乞丐竟敢骂人，一跃从马上下来，飞起一脚，踢倒薛员外，骂道：“你这个缺德鬼，一大把年纪了，想别人买你回去养老送终呀？”

薛员外梗着脖子还要骂，这公子见他还不服软，又一脚踩住薛员外，说：“你喊我一声爹，我就饶了你。”

周小发见薛员外被公子踩着，动弹不得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看不下去了，就对那公子说：“他虽是个乞丐，也有一大把年纪了，你何苦这般作践他？”

公子抬起脚，冲着周小发说：“你算哪根葱？就你良心好？怎么不把他买回家？”

周小发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还别激我，要是我和他投缘，买他回去当爹也说不定。”他放下货郎担，上前扶起薛员外，问：“你怎么想把自己卖了呢？”

薛员外难过地闭上眼睛，不吱声。

公子在一旁哈哈大笑：“你快买了这没用的老东西吧，快呀！快把他买回去当爹供起来，给他养老送终！”

公子这一说，货郎心思还真活络了，想：我从小就没爹，一直盼着有爹娘好让自己来尽孝，再说，我经常跑在外面做生意，有个老人在家里守着也挺好的。他再看看老乞丐，长得胖胖的，身子骨也挺好，就说：“他好歹也是个人，咋就不能当爹了？只要他同意，这爹，我认了！”

公子笑得跳起脚来：“哈哈，你买他做爹，你得给钱啊！对爹你还得有礼数，得用轿子把他抬回去！”

薛员外瞅瞅周小发，点点头，说：



"好，我就收你作义子。"

货郎从怀里掏出一两银子，说："我钱不多，过会还得去采买货物，这一两银子你要是不嫌少，就收下，告诉我住址，明天我抬大轿子去接你！"

薛员外接过银子，说："我住在梅川河边薛家村外的土地庙，你明天早点来接我！"

公子没想到自己一番胡闹，竟然真的让老乞丐把自己卖给别人当了爹，气得破口大骂："老不死的东西，你就等着吧，到时你这破儿子不是把你气死，就是将你活活整死！"

第二天，周小发走了个大早，租了个轿子，赶往薛家村，到了土地庙前，吓了一跳：只见庙前站着一大堆人，昨天自己认爹的那个老乞丐身着绫罗绸缎，站在前面，旁边一位丫环迎上来，介绍说："这是我们家老爷，人称薛员外。"周小发一听，顿时变了脸色，好一会才缓过神来，掉头要走。薛员外走上来，拉住周小发，说："怎么话都不说，就想走了？"

周小发结结巴巴地说："原来你、你是薛员外——"

薛员外笑呵呵地说："我看你这孩子良心很好，你就来我们家吧，给我养老养终，以后，我家的产业全是你的。"

薛员外赏了轿夫几个铜钱，带着周小发进了家，让葫芦领着周小发里里外外走了个来回，然后把周小发叫过来，说："过几天我要大请宾客，好好庆贺一番，但你娘到外面找义子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去把她接回来吧。"刚说完，又想到周小发刚来，还不认识夫人，就对葫芦说："你陪着少爷去把夫人接回来，我们这一带只有你会吹葫芦丝，你边走边吹葫芦丝，夫人一听，便知道你在找她，就会过来找你们。不过，夫人外出这么些天，没准明天就自己回来了，所以你们不要乱跑，最多找三天，找不到就先回来。"

接着，薛员外找出一套上好的衣服，让周小发穿上。

周小发和葫芦沿着梅川河堤走，葫芦一边走，一边吹着葫芦丝，周小发却想着心事。原来，周小发的爹是薛家的佃户，周小发八岁那年，梅川河发了大水，庄稼颗粒无收，但一到秋后，薛员外照样派家丁下去收租，周家交不出租子，薛员外便要把小发娘拉去抵租，刚烈的小发娘不堪其辱，跳进了梅川河，小发爹连忙下河去救，结果两个人一起被河水卷走了。想不到，他自己稀里糊涂做了仇人的义子。周小发在心里暗暗发誓：将计就计，等将来时机一到，一定要为父母报仇……

葫芦吹了半天的葫芦丝，见周小发一声不吭的，就说："少爷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喜欢我吹的葫芦丝



吗？”

周小发这才回过神来，说：“你吹得很好听！”

葫芦说：“你要是真的觉着好听，那我就专门给你吹一曲吧。”说完，她吹起一个新曲子，那曲调像一缕轻烟绕来绕去，长久不散，周小发问：“这叫啥曲子？听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”

葫芦回头一看，周小发真的眼睛红红的，不禁心里一动，说：“它叫《葫芦花开》。少爷，你肯买乞丐当爹，真是个好心人，以后给你当下人，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受屈的。”

周小发连忙打断葫芦的话，说：“你别叫我少爷，我还是觉着叫我货郎耳顺。”

葫芦捂着嘴，轻轻笑着喊：“货郎哥哥……”

到了下午，周小发要到河堤下小解，便让葫芦先走，他小解完走上河堤，便见三个骑马的男子挡住了葫芦，急忙上前一看，打头的正是昨天羞辱薛员外的那个公子，他骑在马上，笑嘻嘻地跟葫芦说：“你吹的是啥玩意儿呀？真是好听，我想请你到我家中，吹它三天三夜……”

周小发上前一步，站在葫芦跟前，说：“怎么又是你？上回欺负一个乞丐，这回又欺负一个姑娘，你还是不是人？”

那公子也认出了周小发，乐得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，你昨天打抱不平，打得给乞丐当儿子，这回又打抱不平，难道还想再给这小娘子当儿子不成？”

公子的两个手下也跟着起哄。

周小发故意大声喝道：“休得胡言，她、她是我的娘子！”

公子一看两人悬殊的衣着，笑得直不起腰来：“你在骗鬼吧？她要真是你娘子，你敢当着我的面抱住她，香香地亲她一口吗？要是不敢，你小子就别逞能！”

周小发一言不发，一把抱过葫芦，亲了一口，说：“亲就亲，她本来就是我的娘子嘛！”

那公子见他们真的抱了亲了，只好带着两个手下走了。

葫芦满脸通红，说：“货郎哥哥，你做做样子不就行了，怎么真的使劲亲我啊？”

周小发抱紧葫芦，说：“你是个好妹子，我好喜欢……”

薛员外在家里等了三天，员外婆、周小发和葫芦都没有回来。到了第三天下午，就跑到村口朝官道张望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只见周小发和葫芦并肩走着，一副亲热样，气得他掉头就走。

到了深夜，薛员外多了个心眼，悄悄爬起来，走出屋子，踅摸到周小发窗根，果然听到房里传来轻声低笑，正是葫芦和周小发的声音。他气得要发疯了，悄悄退回自己房间，大



骂葫芦："好你个小贱人，前些时候让你做小，宁死也不从，这才三天工夫，就勾引我义子！瞧我怎么治你！"

第二天一大早，薛员外叫过两个家丁，指着葫芦，说："你们今天把她卖到妓院去！"

葫芦一听就傻了，哭着说："老爷，我卖给你们家是当丫环的，你不能把我推进火坑啊！"

薛员外抖抖手里的卖身契，说："有用时你是个丫环，没用时，你就只是个换钱的东西！"

葫芦脸色惨白，气得浑身发抖。

这时，周小发说："爹，你要是卖葫芦，就让我去卖吧。"

薛员外朝周小发看看，说："你去也好，卖了她，记得带一百两银子回来！"

3. 大祸临头

周小发带着葫芦出了薛家村，走到梅川河边，突然停下来，问："葫芦，我把你卖到妓院去，你不恨我吗？"

葫芦恨恨地说："哼，我倒要看看，我的货郎哥哥怎么亲自把我推进火坑！"

周小发"扑哧"一声笑出来："你倒是看看，这是去县城的路吗？"

葫芦一看，两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去县城的官道，就问："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啊？"

周小发告诉葫芦，薛员外逼死了他的父母，他不会跟他同流合污。现在他要把葫芦带到他家里藏起来，等薛员外死了他执掌家业后，就把她接出来。

葫芦没想到周小发跟薛员外中间有这么大的仇恨，心里又兴奋又着急，说："你没有银子，怎么向那老东西交代？"

周小发说，没有银子可以到县城去借，这些年他做货郎，跟城里好几家杂货铺老板熟，他现在是薛员外的义子，将来要继承薛家产业，只要多付利息，那些杂货铺老板肯定会把银子借给他。

葫芦听周小发这么一说，高兴得一下扑到周小发怀里，说："货郎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卖了……"

接着，葫芦跟着周小发来到杏花村，到了周小发家，周小发带着葫芦在三间茅屋里走了几个来回，说："葫芦，以后你就在这里住着，缸里有米，灶下有柴，我隔段时间就偷偷跑回来看你……"

葫芦眼里闪着泪光，看着这几间茅屋，虽然破旧，却能挡风遮雨，像是自己的家一样，安生、自在，心里好生喜欢，只想一生一世都住在这里……

周小发安顿好葫芦，出了家门，到县城去借银子。他上了梅川河堤，走了不远，便听到堤下传来微弱的呼



救声，连忙走下河堤，看到一位破衣烂衫的老婆婆躺在堤下，满脸血污，幸亏被一棵防浪树挡住，才没滚下梅川河。他蹲下身子，问："大娘，你怎么躺在这儿了？"

这位老婆婆气息奄奄地说："孩……子，救……救……我……"话没说完，又昏了过去。

周小发弯下腰要抱起老婆婆，突然看见她身下还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"卖身为奴"几个字，不禁一怔，难道她是员外婆？那得跟葫芦商量一下。于是，他放下老婆婆，急急忙忙跑回家，把葫芦拉了出来。

葫芦赶来一看，连忙扶起老婆婆，喊道："太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"转过身又对周小发说："货郎哥哥，太太是个慈善人，对我挺好。有一次，薛员外把我吊在家里的那棵皂荚树上，她还解开绳子救了我，你快过来救她……"

周小发听葫芦这一说，压住心里对薛家人的厌恶，和葫芦一起把员外婆抬上了河堤，葫芦急切地想把员外婆送回家，周小发说："他正要把你卖到妓院去，你怎么能再回去呢？还是我送吧。"

葫芦摇摇头，说："你要是送回去了，老东西问你要卖我的银子，你怎么办？"

看来两个人现在都不能回薛家村，周小发一时作了难。这时，一位老人赶着辆驴车过来了，葫芦连忙喊住老人，说："大爷，你把这位老婆婆送到薛家村吧，她是薛员外的夫人，你送到了，薛员外会重重赏你的。"赶驴老人瞅了瞅昏迷不醒的员外婆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周小发掏出一点散碎银子，说："一下子说不清楚，你把她送到就是。"赶驴老头看看员外婆还有气，接过银子，就赶起驴车，把员外婆送往薛家村。

周小发又嘱咐葫芦回家呆着，然后自己迈开大步，朝县城赶去。

赶驴老人把员外婆送到薛家，薛员外一见员外婆竟然这个样子，大吃一惊，连忙让人请来村里的郎中救



治，又问赶驴车的老人怎么遇上员外婆的，老人把在杏花村边梅川河堤上遇到两个青年男女，委托他送回员外婆的情况说了。

薛员外忙问两个青年男女的长相，赶驴老人一说，薛员外的眉头皱紧了：这两个青年男女长相穿戴很像周小发和葫芦，周小发是去县城把葫芦卖掉的，他们跑到杏花村干什么？

这时，村上的郎中把员外婆救醒了，薛员外忙过去问原由，员外婆说，她外出这些天走了好多地方，不仅没找到有良心的义子，连腿都快跑断了。那天走到杏花村附近，一个骑马的人突然从后面冲过来，撞得她身子一歪，滚下了梅川河堤，撞在一棵树上，昏了过去，后来发生的事，全都不知道了……

一直等到天黑，薛员外也不见周小发卖了葫芦回来，到了第二天上午，还是不见周小发回来，薛员外又想起赶驴老人说的那两个青年男女，越想越像是周小发和葫芦，难道周小发连义子都不当，带着葫芦私奔了？他心里吃不准，便带着几个家丁，坐上马车，赶往杏花村。

再说葫芦。周小发走后，她一个人在周家住了一晚，到了第二天，眼看就是晌午了，周小发还没回来，便出了门，站在梅川河堤上等着周小发。哪知周小发没等到，却等来一辆大马车，上面坐着薛员外和几个家丁，她心里一惊，慌忙转身跑回家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车上的家丁已经看到了葫芦，他们直接把马车赶到周小发家门口，停了下来。

薛员外让家丁上前把门推开，葫芦在里面用身子顶着木门，就是不开。这时，一位上了年纪的家丁跟薛员外说：“老爷，你不记得了？这间屋子是当年那个跳河死去的佃户的，12年前，他还不起租子，老婆跳了梅川河，那个佃户跟着下去救，也被河水冲走了。那家还有个小儿子，要是活到现在，应该成年了……”

薛员外一看，猛一下也想起来了，不禁浑身打个寒战：葫芦是外乡人，必是周小发把她带到这里藏起来的，难道说，周小发是那个佃户的儿子？

他把头一摆，说：“给我撞开！”两个家丁抬起门边的一块石头，猛地往门上一砸，大门“咣”的一声，轰然开了，顶着门的葫芦被震倒在地。

4.再收义女

薛员外留下两个家丁在杏花村守候周小发，他领着剩下的人将葫芦带回家，锁进柴房。

下午刚过，周小发回到了薛家，一见薛员外，脸上马上堆起笑容，递上一百两银子，说：“爹，我把葫芦



卖了……”

薛员外接过银子，一数，一百两分文不少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真是个孝顺儿子。来人呀，给我把这孝顺儿子拿下！”

话音刚落，马上冲进几个家丁，一起将周小发扑翻在地，用绳子捆起来，薛员外朝着周小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竟然害你义母，只怕再过两天，就要动手害我了！”

周小发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爹，你一定弄错了，我怎么会把娘推到河里呢？是我和葫芦租了辆驴车，把她老人家送回家的。”

薛员外这下更加确信周小发是那个跳河死去佃户的儿子，是自己的仇人。他哼了一声，继续说：“别装了！当年，你爹娘还不起租子，跳了河，你不恨我，却跑来喊我爹，鬼才信你！”

周小发没想到薛员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底细，他想起死去的爹娘，羞辱和愤怒顿时涌上心头，再也忍不住，脱口骂道：“老东西，你当年逼死我爹娘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！”

薛员外刚才只是试试周小发，没想到一试周小发就把话说开了，他叫人捆了周小发，亲自带着家丁将周小发带到县城，到了晚上，他跑到古县令家，一下拿出五根金条，摆在古县令面前。

古县令一看金条，眼睛就亮了，但眨巴了几下，又把金条推了回去，说：“薛员外，你摆这么大个架势，总得说个理由吧。”

薛员外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跟古县令讲了，又说：“他刚进门，便把我那老婆子推下了梅川河，接下来，只怕就要我死无葬身之地，现在是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……”

古县令像听故事一样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你那义子只是个小货郎出身，怎么会骑着马撞你太太呢？这事说出来难以服人呀！”

薛员外又从怀里掏出五根金条，说：“老爷，我就知道，这天下没有你办不下来的案子……”

古县令这才收下金条，说：“这案子疑点太多，只怕不好判，不过，你太太的确是被人撞伤的，案子好立，只要立了案，抓一个疑犯，关进牢里，牢里再病死个把犯人……嘿嘿！”薛员外一听，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忙说：“大人高明，高明呀！”

古县令又看看薛员外，说：“案子不判，但也得像那么回事，接下来的事，你得听我安排……”

薛员外鸡啄米似的，连连点头。

古县令先让衙役把周小发关进牢里，第二天，又亲自赶往薛家村，见了躺在床上的员外婆，问了几句话，随后，他问薛员外：“那个叫葫芦的丫环呢？怎么没见她？”

薛员外恨恨地说：“她跟那小子是一伙的，我把她也关着。”



古县令连连摇头，说："不妥！不妥！有人害，就得有人救，你得找一个救你太太的人，不然，这案卷文书没法写的。救你太太的就是葫芦，为了报答她，你得认她作义女！"

薛员外皱着眉，不吭声。

古县令拍拍薛员外的肩膀，说："你肯定在想，你一会儿要她做妾，一会儿又要卖她进妓院，现在认她做义女，肯定不妥，但你还得想想，不给她点甜头，她怎么会站在你这边呢？案子办下来，少不得她的呈堂证供，你将来再给她找个好女婿，让她心满意足的，她能不对你好？以后生的孩子也算你薛家的种，你薛家也算后继有人嘛！"

薛员外还是梗着脖子，不点头。

古县令见薛员外拐不过这个弯，便让人把葫芦带上来，问："你是怎么发现你家夫人，又把她送回的？"

葫芦说："是周小发先看到太太，然后叫上我，我们一起请一位赶驴车的大爷把太太送回的……"

古县令一摆手，让葫芦先下去，又对薛员外说："你看，她这么一说，案子还能办下去吗？"

薛员外这才说："那就让我们家老太婆认她作义女吧。"

古县令点点头，又把葫芦叫上来，说："葫芦，我多方查实，周小发看见你们家太太身上挂着'卖身为奴'的牌子，猜出是她，便将她推下河堤，他后来良心发现，又害怕，这才去喊你来救了你们夫人。"

葫芦听得目瞪口呆："这、这怎么可能？"

古县令一笑，说："他已经招了。"



接着，古县令一脸威严地说："葫芦，你不要听那小子的花言巧语。你救了夫人，你们老爷和夫人都十分感谢你，想收你为义女，你快答应吧……"

葫芦听说要当薛家义女，先是反感，后来一想，如果货郎哥哥是冤枉的，当了薛家义女，就有机会为



他申冤了，便应承下来。古县令当即写下文书，让薛员外、葫芦都在上面摁了手印。

员外婆听说葫芦成了薛家义女，十分高兴，便把葫芦喊到床前，葫芦又问起她摔下河堤的事，员外婆说，她当时突然往河堤下直滚，心里非常慌张，到底是谁撞的，确实没有看清。

第二天，葫芦来到县牢，买通了禁子，进去一看，只见周小发被打得血肉模糊，歪躺在一堆稻草上，眼睛肿成了一条缝，葫芦上前，抱着周小发号啕大哭，说："货郎哥哥，你怎么会把夫人推下河堤，她是个好人啊？"

周小发已经气息奄奄，听了这话，挣扎着说："葫芦，你别听他们栽赃，他们这是想整死我呀！"

葫芦哭着说："货郎哥哥，你一定要挺住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定想法把你救出去！"

葫芦回到家，便见客堂坐着个衣衫光鲜的女人，正跟薛员外说话，她一见葫芦，便上前拉住葫芦的手，不停地夸葫芦长得漂亮，难怪县太爷会托她来给公子说媒！葫芦一怔，问："县太爷？哪个县太爷？"

女人说："嘿！还有哪个县太爷，就是古县令古县太爷嘛！"

女人说完，将带来的礼物放在桌上，屁股一扭一扭地走了。

薛员外也不送客，坐着发了好一阵呆，这才傻傻地笑着，说："我说姓古的怎么对一个丫环这么有善心呢，原来他早就瞄着了我的万贯家产！"

这一下，葫芦什么都明白了，古县令想得到薛员外的家财，把她当成了一粒棋子！

薛员外明白古县令这时候提亲的厉害：如果他应了，就会把周小发整死在牢里；如果不答应，古县令就把周小发放出来，让薛员外寝食难安。古县令捏着薛员外的死穴，他不得不应！

没几天，古县令便让儿子带着一队人马，吹吹打打来薛家下聘礼。薛员外站在大门口，见到一个油头粉面的公子从马背上下来，顿时像见了一个鬼，他浑身发抖，指着古公子，说："你……你……"往后一倒，人事不知了。

顿时，薛家上下一片大乱，葫芦跑出来扶起薛员外，一看古公子，这不是上次在梅川河边调戏自己的那个花花公子吗？她气得指着古公子直骂："你、你竟然有脸登这个门？"

古公子见势不妙，赶紧放下聘礼，带着人马走了。

薛员外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"作孽……作孽……"到了半夜，他又醒过来，见葫芦还在旁边照料自己，就挣扎着坐起来，说："孩子，古家是狼窝，全是



没良心的，你要想法子，别嫁到那里去。那姓周的小崽子虽说跟我有仇，但还是有良心的，他救了你娘，是我串通那个姓古的在害他……”

薛员外话没说完，突然吐出几口鲜血，死了。

5.葫芦花开

没过几天，古公子又来催婚了。员外婆硬撑着从床上起来接待，古公子见了员外婆，先是一愣，接着便厚着脸皮，要葫芦赶紧嫁过去。

员外婆说：“我家老爷临终时说了，周小发是冤枉的，你回去让你父亲先把周小发放出来。”

古公子回家跟他父亲一商量，古县令就传话过来说，葫芦先进洞房，周小发随后就能走出牢房。

这样一来，双方商定一个月后举行婚礼。

举办婚礼的日子转眼就到了，这天，古公子带着一大队迎亲人马从县城出发，浩浩荡荡赶往薛家村。晌午时分，队伍来到薛家门口，没想到门口冷冷清清的，连个大红喜字都没贴，古公子拦住一位路过的村民，问：“薛员外家的人哪去了？”

村民说：“你说的是葫芦吧？她把这所宅院分给了乡亲们，自己和员外婆搬到了土地庙。”古公子大吃一惊：“分了？她把这么大一个宅院给分了？”

“她不光把宅院分了，还把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拿出来分给了穷人，把地契全烧了……”

古公子连忙跑到土地庙，只见葫芦穿一身打着补钉的衣裳，坐在一只小凳子上，吹着葫芦丝，脚前放着一只破碗，分明是在乞讨。员外婆也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拄着根打狗棍，拿着个破碗，像个老乞婆。员外婆一见古公子，便说：“女婿呀，你娶了我女儿，可得为我养老送终啊！”

古公子吓得直往后退，喊道：“两个疯子！”一挥手，带着迎亲队伍返回了县城。

古县令家高朋满座，连顶头上司春江府知府都来了，大家正在翘首企盼，想不到迎亲队伍空着轿子回来，听说那个新娘子散尽家财，让自己变成了乞丐，顿时满堂哗然。

正在这时，一首曲子从外面飘了进来，那曲子如泣如诉，一下就让满堂客人安静下来，只见葫芦吹着葫芦丝，从外面一步步走进来。

古公子一见葫芦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喝道：“快滚！”

葫芦像是没听见，边走边吹，一直把这曲《葫芦花开》吹完才停下来，问古公子：“今天这酒席为谁而开？满堂贵客为谁而来？我是这场婚礼的新娘，你竟然叫我滚？”

知府正恼火古县令让大家白送了



一份礼，一看葫芦这架势，乐得看一曲好戏，便问葫芦："听说你做了新娘，却散尽了家财，这是为何？"

葫芦看一眼知府，说："大人，古家是大户人家，我嫁到古家，定然有屋住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我父亲留下的万贯家财，留着无用，就全部送给了乡下的穷人。今天我带着母亲嫁过来，就是为了我们母女在县太爷家吃一碗饱饭，想不到古公子竟然空轿而归。我倒想知道，古家到底是娶我，还是娶我家的金银？"

古县令气得满脸通红，却又碍着堂上的一干同僚，放不下斯文样子，发作不得。

葫芦放下手中的葫芦丝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只破碗，说："看来今天做不成新娘，只好当乞丐了，我刚才吹了一曲，堂上众位大人听得倒也入神，请赏我一碗婚宴上的鸡汤吧！"

知府故作不解，问："这满桌饭肴，你想吃便吃，为何独要鸡汤？"

葫芦突然跪在知府面前，泪水滚滚流下："这鸡汤是为县牢里一个垂死的囚犯讨的，他因为和葫芦两情相悦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……"

古县令再也忍不住，喝道："胡说，那周小发害人性命，证据确凿，你休得为他狡辩！"

葫芦转过头，朝外面喊道："娘，你进来吧！"

门外走进乞丐打扮的员外婆，葫芦站起来扶住她，说："娘，你告诉堂上各位大人，周小发是怎么害你的？"

员外婆声泪俱下，大声说："撞倒我的，是个骑马的公子，周家那孩子只是个小货郎，哪会骑马？要不是他和葫芦救我，我早死在梅川河边了！"

葫芦说："当事人都说不是周小发推的，县太爷怎么就把他关在牢里呢？"

知府没想到突然冒出个周小发来，再看古县令，一张脸已经变成了





紫茄子，连忙把古县令拉到一边，问："那案子你判了吗？怎么没见你送来案子的文书？"

古县令擦了把头上的冷汗，张口结舌，却一时说不出话来。知府见古县令这个样子，心里明白了好几分，就说："还愣着干啥？你不看看这么多人正看着，还是赶紧放人吧！"

古县令说："放……马上把他放出来……"

葫芦接口说："我现在是个乞丐，配不上你们古家高门大户，快叫你家公子给我一纸休书！"

古公子巴不得这个乞丐早点滚蛋，当下研墨铺纸，写好休书，扔给葫芦。

葫芦收好休书，端起那碗讨来的鸡汤，跟员外婆一起，出了古家客堂，刚走到县牢门口，便见周小发从牢里走出来，葫芦端着鸡汤，走到周小发跟前，哽咽着说："货郎哥哥，快喝了这碗鸡汤，带我去杏花村，让我做你的新娘！"

员外婆满眼是泪，跟着颤巍巍走上来，说："孩子，薛家让你从小没了娘，孤单单过了这些年。以后，让我这老婆子给你做娘，像亲娘一样疼你……"

葫芦告诉周小发，为了救他，员外婆让她散尽家财，逼得古县令就范。周小发听了，猛地跪在员外婆跟前，重重地叩了一个响头，喊道："娘！"

葫芦扶起周小发，带着员外婆，三个人挨得紧紧的，一起朝杏花村走去……

(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)

·本刊信息传真·

用手机看《故事会》

《故事会》与海南移动合作推出的手机版故事会已经正式上线，全国的移动用户通过手机登录移动梦网－书城－e拇指文学，或通过短消息发d到10658001即可获取阅读地址。

目前《故事会》手机版每月4期，除了包含刊物上的故事以外，还有故事中国网上的精彩笑话和《金色年代》杂志上的内容精选，欢迎大家使用阅读，让故事随时随地跟着你走！

2008年，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开设"故事点评"和"咬文嚼字"两个栏目，前者欢迎大家对每期《故事会》的作品进行点评，凡入选在网站发布的故事评论将获得50到100元的稿费，优秀评论还有机会在《故事会》上发表；后者则是将你在《故事会》中发现的任何语言文字上的错误，通过网站"举报"，就有机会获得《故事会》的合订本。

此外，故事中国网优惠销售故事会公司的各种图书，并提供2007年起单期《故事会》的零购业务，让你不再因为缺少某期《故事会》留下遗憾。



烈日下的守望

一位考生家长突然在考点门前晕倒了。这个家长很古怪，考试一开始，他就带着个马扎，坐在考点门口那块开阔地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考场的窗口。这几天气温特别高，他却一直晒在烈日下，身子像生了根，一动不动，后来终于受不住烈日的炙烤，晕倒了。

记者到医院采访这位家长，问他为什么要坐在考点门口开阔地的烈日下，他说女儿的考场正对着大门，自己坐在那里，女儿透过窗户就会看到他。女儿才15岁，平时胆子就小，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么大的考验，难免会心慌意乱。如果她能看到爸爸，考试时就会很镇定，很从容……



记者告诉他，考场靠窗一侧是走廊，不可能直接看见门口的开阔地，这位家长直摇头，说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离开的，因为我告诉过孩子，我会一直坐在那里。

记者心里发出声感叹，这世上有多少位父亲，就有多少份对儿女的爱。

（作者：感　动）

有种帮助叫远离

邻居王大爷中风后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，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刮倒。

这天，一位邻居看见王大爷正哆哆嗦嗦往前挪移着，便上前搀住了他的胳膊。没想到，老人把邻居的手轻轻拿开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如果不是你的帮助，我都忘了自己还有后遗症。”

邻居顿时为自己的冒失感到惭愧，正要开口道歉，忽然发现老人的儿女正在不远处偷偷地看着老人。

从此，邻居和王大爷相遇时，只是互相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然后擦肩而过。

有时候，对于在困难中艰难跋涉的人来说，一个肯定的眼神就是鼓励，一个善意的微笑就是支持。

（作者：翟　杰；推荐者：张明良）



有一种需要叫不需要

这天，一位富豪邀请几位朋友到一家酒店用餐，酒店老板频频上前敬酒，十分殷勤地与这位富豪套近乎，想拉住这个不可多得的客源。没想到，富豪走后，一位伙计对老板说，那个富豪不会再来了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那富豪真的没来，酒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差，这时，老板想起了那个说富翁不会再来的伙计，决定让他当一个月主管试试。

小伙子上任以后，生意一天好似一天，回头客也一天比一天多了。老板暗中观察，那个伙计对任何客人都是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从来不向客人敬酒。老板问伙计为什么这样做，伙计说，客人是来吃饭的，去敬酒实际上是在打扰他们，这绝不是他们所需要的。还有，同一宴席上，来宾有主次之分，你在向主宾敬酒的同时，其实也在向同一桌上的其他宾客做暗示：我不在乎你们！这样，另一拨潜在的客户也被推出了门。

老板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客人们的很多“需要”中，有一种叫“不需要”。

（作者：陈亦权；推荐者：聂　勇）

相不相信

在一次演出中，一位杂技高手要通过两座山之间的一条钢丝，从这边走到另一边，他顺利地走了过去，围观的人群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接下来，高手用绳子绑住双手，用同样的方式又走了过去，所有的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接着，高手又把眼睛蒙上，还是走了过去！人群几乎沸腾了。但表演还没结束，高手从人群中拉出一个孩子，大声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把他放到我的肩膀上，再绑住双手、蒙住双眼，照样走到钢丝的另一边，你们相信吗？”

观众都说：“你一定可以走过去！”

高手又问：“你们全都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你！我们真的相信你！”

高手放下孩子，说：“那好，既然你们相信我，那我换上你们的孩子，有愿意的吗？”顿时，整座山上鸦雀无声，再也没人敢说话了。

置身事外，问题往往会看得简单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就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。

（作者：佚　名；推荐者：田春生）

（本栏插图：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

学写作文，从读故事开始





黑夜里的光

■曾宪涛

小悦是个幸福的新娘，前不久，她和丈夫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住进了两个人的小世界。哪知没过几天，住在新房的小悦突然不自在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原来，这天半夜，小悦突然推醒丈夫，紧张地说："快看，那是什么？"

丈夫被小悦从睡梦中弄醒，勉强睁开眼睛，看到新房的墙上有一束光，泛着蓝色，一闪一闪的，马上松了一口气，说："那是外面照进来的灯光，没事儿。"

小悦不干了，说："灯光哪有蓝色的？你去看看到底是啥。"

丈夫下了床，站在窗口，撩开窗帘一看，原来是一辆警车停在街道对面那幢房的楼下，车顶上蓝色的警灯一闪一闪的，灯光射过来，正好照在他们新房的墙上。

丈夫跟小悦一说，又躺下睡了。小悦却不干了，说："警车深更半夜的闪着灯干什么？这不是扰民吗？"她怎么也睡不着，盯着墙上闪烁的蓝光，虽然不再害怕，但感觉怪怪的，那墙上的蓝光就像是两个精怪在跳舞。

第二天晚上，那辆警车的光又显现在墙上，小悦没法入睡了。丈夫看她痛苦的样子，就说："明天我把家里的窗帘换了，弄个厚重的，肯定能把蓝光遮住。"

小悦一听，马上反对："不行，这窗帘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挑到的，你换个厚重难看的，把新房搞得黑咕隆冬的，那有什么味道？你得想个别的法子。"

丈夫说："能有什么法子？那是警车，是维护社会治安的。"

小悦说："警察维护治安，总不能扰民吧？你下去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把警灯关了嘛！"

丈夫虽说不情愿，还是穿好衣服，下楼去了。他来到警车旁，红着脸跟警察说了新婚妻子因为光睡不着的事，那位警察一听就哈哈笑了，说



自己也是新婚，理解，他接着解释说，这一带发生过几起刑事案件，为了震慑罪犯，公安局特地安排一辆警车在这里值守。说完，警察就把警灯关了。

丈夫一到家，就看到墙上的蓝光消失了，松了一口气，小悦终于睡了个好觉。

没想到，过了没几天，那束蓝光又在深夜里出现了，小悦跟着又睡不着了。她下床走到窗前，掀开窗帘一看，正是那辆警车的灯又亮起来了。小悦穿好衣服，推醒丈夫，气呼呼地说："我要下楼去问问警察，为啥要一再扰民。"

丈夫急忙穿衣起床，和她一起走下楼。

两口子来到警车旁，那位执勤的警察还记得小悦的丈夫，一见他们来了，便下了车，"啪"地一个敬礼，说："实在对不起，又影响你们休息了！"

小悦不高兴地说："你前几天不是把警灯关了吗？怎么又打开了？"

警察说："开警灯是很费电的，我这样一直开着，其实是违反规定的，但是，你们这里有特殊情况……"

警察说，小悦他们那幢楼隔壁单元有位大姐，一年前，她丈夫被歹徒杀害了，这位大姐带着七岁的儿子生活，很不容易。她是医院的护士，经常要上夜班，但每逢她上夜班，儿子就不敢一个人在家睡觉，她不是把儿子放到这个熟人家里，就是把儿子放到那个亲戚家里，但自打警车停在这儿后，儿子看见那束蓝色的灯光射进自己屋里，就再也不害怕了，只要能看到警灯上的蓝光，哪怕妈妈上班去了，他也敢一个人在家睡觉了。他说那蓝光就像动漫片中的宝剑，警察叔叔拿着剑在保护他呢。前几天警灯关了，这位大姐的儿子不乐意了，今天轮到大姐上夜班，于是，她找到警察，请求警察将警灯打开。

说到这，警察满是歉意地对小悦说："本想跟你们商量商量的，可又不知道你们住在哪个房间，实在是对不起了！知错犯错，我也是不得已，给局里的检查都写好了。其实，开警灯也就这一两天的事，那位大姐说了，她乡下的一位亲戚很快就能过来陪那位小男孩了。要不，等再晚一些，估计那位小男孩睡着了，我再把警灯关掉，你看好不好？"

小悦正被那位小男孩的故事深深打动着，听了警察的话，连忙说："不，不！你千万别关了警灯，就让它一直亮着吧。"

说完，小悦拉着丈夫回了家，她躺在床上，看到那闪烁的蓝光时，再也不觉得那是两个在跳动的精怪，现在她和那位小男孩一样，觉得那是一把富有魔力的蓝剑，正在守护着自己的安宁幸福……

（题图：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

凭什么分家产

■何　伟



我的朋友老张和夫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两人相亲相爱，携手一路走来，正想高高兴兴跨入耳顺之年，没想到夫人突然得了绝症，没多长时间就驾鹤西去，丢下老张一个人，当然是苦不堪言。

听说好朋友这桩事情后，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赶紧去老张家看望。前后一个多月不见，老张形态憔悴不说，连外形都小了一圈。这天，我除了说“想开点”三个字，其他任何安慰的话，都说不出口：走掉了夫人，不是丢掉了钱那么简单，不痛苦才怪！我陪他闷坐了半天，老张终于开口了：“你有空经常来来！”

这句话，是老张对我的信任。男人之间，真正信任的朋友是不多的，所以，我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看看，聊聊。转眼两三年过去了，老张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下来。

国庆长假，我又来到老张家，突然觉得他的气色不对了，看得出来，今天老张的情绪，不是悲伤，而是气愤。上了年纪的人，绝对不能生气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要让他把这股气放出来。没想到，我还没有引，他已经开始放了：“都是你惹的祸！上次你来，要我去找对象，我还不好意思跟儿子说，我儿子、媳妇却提出要分家产！我和夫人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，是积了不少钱，还有这套房子，产权证上，还写着我和她的名字。没想到，昨天他们竟然对我说：老爸，老妈都走了好几年了，家里的钱也好分一半给我们了，产权证上，也该把我们的名字写上了。做父亲的，送点钱给他们，还说得过去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我还活



着，他们凭什么要分我的财产？”

我的屁股绝对是坐在老张这一边。但说实话，除了像相声演员似的当配角，呼应几句外，也实在没有高招。最后，我只得说出我心里透底的话了：

“老张，以前有事，就找领导，找组织。现在这类事，好像组织和领导管不了呀！难道咱们这些老老实实一辈子的人也要上法院？也要打官司？”

老张说：“他们就是这么说，要是我不同意，就通过法律程序解决。这事，肯定是我有道理，但家丑不能外扬呀！打官司，有什么光荣？再怎么样，也是我的儿子媳妇，亲情难舍，我可以骂他们，但我实在是不忍心告他们！”



没想到，老张今天是遇到难题了，看来，这气是又想出，又没法出。我只好劝他说：“谁让我们做父亲呢？但这件事情，以我之见，你即使再忍气吞声，只怕也难以息事宁人！”

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智慧，蹦出了最后两句绝话。说完，两个老男人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一时无话可说。

老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上法院不易，打官司更难，我建议先找个律师问问。但两个人找遍关系网，搜遍联络图，就是没有干这一行的。

真是天无尽头，地无绝路。后来总算发现，有个朋友的朋友的儿子是律师。这天，老张跟着我来到了朋友的朋友的儿子那里，把事情来龙去脉一说，这位律师开口就说：“你儿子、媳妇这样的做法，确实对你的伤害很大。”

老张听了，当然顺心。

“但是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如果老两口一方去世……”

老张很敏感，意识到“但是”后面有问题：

“但是怎么了？”

“法律规定，如果老两口中一方



去世，这一方的财产就由另一方和子女平分。你儿子、媳妇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有法律依据，但我也感到，真的这样做，对你的伤害很大。"

"现在，我就不能用法律的条款保护自己吗？"

"现在，只能依据法律的条款，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这件事。中老年人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，但必须早作准备。比如说，在你们老两口身体好的时候，就应该先立下遗嘱，说清楚，万一谁先走了，就把财产留给另一方，或者事先跟子女先行协商后，做好公证，等两个老人都走了之后，再继承老人的全部遗产。这样，对活着的老人来说，生活就有更大的保障。"

"不行不行，"老张听了两手直摇，"人还没走，怎么立得下遗嘱？这样做多不吉利？感情上又怎么受得了？"

律师像是料到老张会有这样的反应，笑笑说："其实，想通了就是这么回事，感情是代替不了法律的。如果，你的夫人在走以前立下遗嘱，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。她要是知道你今天这样的处境，究竟是高兴还是难过呢？"

老张无言以答，看看我，我对这方面的法律一窍不通，说不上一句搭界的话。两个老男人，在法律知识面前，就像两个小学生。好在门关着，屋里只有我们三个人。律师看着我们的窘相，笑着说："有事尽管来找我，因为我是你们朋友的朋友的儿子。"

从此，我和老张多了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带给我们的，显然不仅是友情，更多的是法律知识。

律师点评：

这个故事中提到的"朋友的朋友的儿子"就是我，作为律师，我想对老年朋友说几句话：一、以前我们习惯于有事找领导、找组织，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不是领导、组织能解决得了的，而应该找律师、找法官，依据法律办事；打官司不丢人，家丑该外扬还得外扬；二、老年人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，要多向法律工作者咨询，这点很重要，故事中的老张夫妇如果事先立好遗嘱、做好公证就不会有这样的家庭纠纷了；三、有一点法律知识必须记住：夫妇双方中一方去世，这一方的财产就由另一方和子女平分。

（题图：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：

姚自豪：yaobianji@126.com；
郑继文：zjw002@vip.163.com；
周　吟：keyin118@163.com；
吕　佳：lujia411@yahoo.com.cn；
叶小萌：xiaomeng.ye@gmail.com。

可恶的鸭子

■ 华登喜

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走进一家小饭馆，冲老板娘喊道："给我来盘酱板鸭、白斩鸭、鸭脖子、辣鸭掌、炒鸭肝……"老板娘一听就乐了，怎么全跟鸭有关啊！就问："大哥，你很喜欢吃鸭啊？"

男人眼一瞪："喜欢？我最讨厌的就是鸭子！今天是我出狱的第一顿饭，一定得好好吃一顿鸭子！"



菜上来后，男人咬牙切齿，对着那几道鸭子菜狼吞虎咽，不一会，桌上就堆了一大堆鸭骨头，男人舒了一口气，说："十年呀，可恶的鸭子害我坐了十年牢！"

男人的话又一次激发了老板娘的好奇心，她凑上前，问道："大哥，鸭子怎么能让你坐十年牢啊？"

男人点了根烟，说："十年前，我是镇里一家饭店的厨师，这天，老板让我到乡下买一只鸭子，我骑着自行车，跑到乡下买好鸭子，回来的路上，眼看就要到镇上了，那只鸭子却突然从我的自行车筐里跳出来，一下跑到对面的水塘里，我跳进水塘去抓，那鸭子游来游去，根本逮不着。这时，我看到旁边的农田有台水泵在抽水……"

老板娘叫道："你就把水塘的水抽干了？"

男子摇摇头："我扯下水泵马达上的电线，一把扔到水里，冲鸭子大喊：'叫你跑，我电死你！'"

老板娘朝男子跷起大拇指："你这个办法真好！"

"好个屁！我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坡下一阵惨叫，这不，给我换来了十年徒刑……"

老板娘瞪圆眼："又怎么了？"

男子摆了摆手："别提了，那水塘连着坡下面的一座游泳池，游泳池里有几个人正在游泳……"





郭师傅的包子

■农　秋

大刘最喜欢吃包子，经常到楼下郭师傅的铺子买包子吃。但最近，大刘发现了一个问题：郭师傅的的包子虽然好吃，但这个人大大咧咧的，卫生意识不强，他还爱抽烟，右手两个指头被熏得焦黄，老是用这只手直接给客人拿包子。从这以后，大刘吃郭师傅的包子时，总觉得里面有股烟味儿，别提多别扭了。

这天，街上新开了一家早点铺，也有包子卖，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的大妈，大家都称她为田嫂，这田嫂不但待人热情，而且干净利索，很讲卫生，包子都用不锈钢夹子夹着，放在盘子里，再递给客人，瞧着都心里舒服，跟郭师傅相比，高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大刘试着买了只包子一尝，觉得比郭师傅做的包子好吃！从此，大刘每天宁肯多走几步路，也要到田嫂的早点铺吃包子。

这天，大刘有事要提前赶到单位，天还没亮就到了田嫂的早点铺，准备买两只包子带着路上吃。田嫂满是歉意，说："包子还没好，还得等一会……"

哪知田嫂话没落音，就听门外有人粗着嗓门喊："田嫂，包子送来了，快拿蒸笼来！"

大刘抬头一看，送包子的竟然是郭师傅，大刘疑惑地看看田嫂，田嫂不好意思地说："店里人手不够，忙不过来，我的包子都是从郭师傅那里批发的……"

大刘再看郭师傅，只见郭师傅接过田嫂的蒸笼，打开袋子，一只手拿两只包子，左右开弓，把包子往田嫂的蒸笼上摆，一边摆一边还念念有词："四个、八个、十二个……"



谁最损

■ 马新敏

大张和老陈是公司的老油子，没少被老板修理，这天，他们又被老板叫去训了一顿，心里不爽，就相约去喝点小酒，半路上，他们遇上了同事小李，便把他也拉上了。

三个人都是好酒量，不一会，两瓶老白干就见了底，大张和老陈又开始编派起老板的不是，小李听了，说：



"不对吧？大伙儿都觉得老板人很好呀！"

正说着，大张的手机响了，他设定的手机铃声是个彩铃："老爸，快接电话！老爸，快接电话……"大张按了接听键，问："老板，你找我？"

等大张接完电话，小李说："你小子可真够损的！让老板管你叫爸！"

老陈大着舌头说："他这点小聪明还叫损？我做的那才损呢！"

大张不服气了："你有啥更损的？说来听听！"

老陈得意洋洋地说："一年前，有个外地老板来咱公司订了批十多万的货，后来又退货了，直到现在还堆在仓库没卖出去，你们知道这是为啥？"老陈手往腿上一拍，"那是因为我偷着给订货的老板打了电话，说这批货质量有问题，把他吓跑了，后来，老板又找了几个买家，都被我私底下搅黄了，直到现在，老板还被蒙在鼓里呢！哈哈哈！"

大张跟着也哈哈大笑，笑完了，瞪着双红眼睛，对小李说："你也说说，你对老板用过啥损招？"

小李说："我没啥可讲的！"

"不行，老陈都讲了，你也得讲。要不然，这顿饭你请客！"

小李不乐意了："真要讲吗？"

老陈和大张同声说："要讲！"

"我刚才把你们讲的用手机录下来，发给老板了……"





不花钱办大事

■ 黄德贵

这天早上，小区居民老李刚起床，便看见邻居老张走到公厕旁的一块空地上，直接小便，方便完了，老张又蹲下身子，对着地上那摊小便瞅上老半天，像在看一件艺术品。

老李气坏了：旁边就是免费的公厕，偏不去，这人太不讲道德了！

第二天一早，老李又看见老张故伎重演，忍不住咳了一声，老张扭过头看了一眼，又转过头去，继续盯着他撒在地上的“作品”。

老李心里这个窝火呀！你老张每天一大早给我现宝儿，不行，哪怕你脑子进了水，我也得给你提个醒！

次日一早，老张正晃着身子，很是享受地排泄着，老李突然在他身后猛喝一声：“干什么？”老李的声音像炸雷，震得老张差点摔一跟斗，好半天才认出是老李，不由埋怨道：“你一大把年纪了，狂喊乱叫什么呀？”

老李指着地上那摊小便，说：“你看看你做的啥事嘛？”老张双手一摊，委屈地说：“这不是没地儿吗？”老李更火了，指指公厕，说：“那不是地儿？走几步你会累死？”

老张连忙解释：“唉，我说的不是那地儿，你看这城市都是水泥地，找块泥地不容易。”

老李听不明白了，问：“什么水泥地烂泥地的？”老张讨好地朝老李笑笑，说：“你瞧，只有在这块泥地上，才有蚂蚁。”老李越听越糊涂了，他怀疑老张脑子出了问题，问：“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跟蚂蚁也扯上了？”

话音刚落，老张一把握住老李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谢谢您的关心，这段时间，我怀疑自己得了糖尿病，去医院检查得花钱，听说糖尿病人的小便会召来蚂蚁，就找了块空地撒尿，看会不会召来蚂蚁，虽说这样费劲，可不花钱啊！”



困难户

■陶百军

上级给向阳村拨来8万元扶贫款，村里专门召开村民大会，确定救济对象，申请补助的困难家庭可以在会上发言。

第一个发言的是坐着轮椅的锁柱："我的情况乡亲们都知道，自从六年前出了那场交通事故，我就丧失了劳动能力。现在我的低保金每月200元，基本就是全部收入，勉强度日。现在，我家的房子也该维修了，是不是能给我一点照顾？"

接着提申请的是养鸡户大壮："前些日子，咱这里闹禽流感，我的4000只鸡全部被扑杀，现在，我的养鸡场缺少再生产的资金……"

第三个提出申请的是翠花："今年春上，我家的四轮车被盗了，到现在案子还没有破，那可是两万多块钱的新车啊！"

这三人一说，大家以为没人再说了，想不到，这时老韩站起来，要求补助，让大伙儿大出意料。原来这老韩自己开着米面加工厂，每年至少有一两万元收入，几年前他儿子考上大学时，村里给孩子送去5000元助学金，老韩硬是不要："村里困难的娃娃还有很多，我家这个大学生，我可以供他念完！"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老韩未曾开口，先抹了把泪："我供儿子读四年大学，他去年毕业，在省城买了套60平米的房子，70多万，我出了10来万的首付款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剩下60来万块，都是银行贷款，儿子每个月把工资全贴上还不够，还得我补齐。这几十万的债，哪是个头啊……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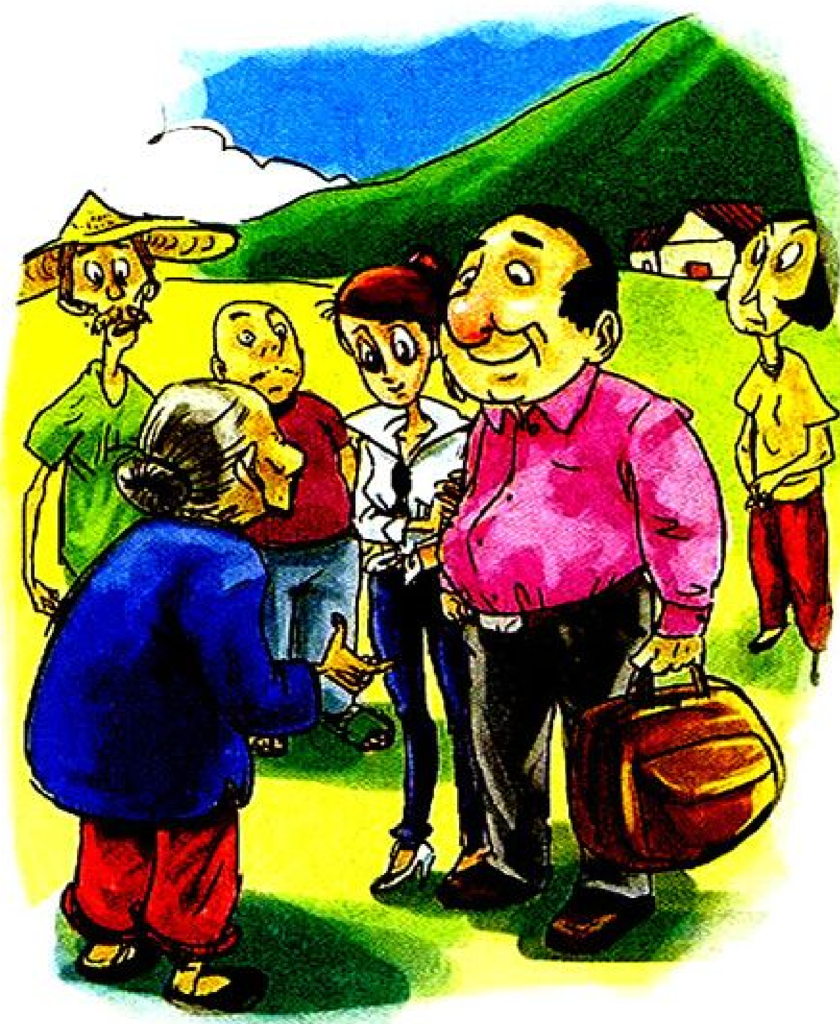
老韩一席话，把在场的村民全打动了。最后，锁柱、大壮、翠花一致表示：坐轮椅的困难、禽流感的困难、被盗的困难，和老韩家在城里买房的困难相比，都是小困难，救济金应该发给老韩……





儿媳妇换脸

■刘学柱



孙二奶奶的儿子马富贵在外地当老板，一般都在春节回家。今年春节，他租了辆车子回来了，车一到家门口，孙二奶奶连忙迎上去，马富贵喊了一声“妈”，孙二奶奶高兴地应了，挎着马富贵胳膊的女人跟着也喊了一声“妈”，孙二奶奶却不应，为啥？这人她不认识呀！

孙二奶奶把儿子拉到旁边，问：“富贵，我知道你现在有钱了，但你不能有钱就把美芬那闺女给踹了啊！”

马富贵忙说：“她就是你儿媳妇美芬，整容了！整容你知道不？就是换一张脸，把不好看的换成漂亮的！”

孙二奶奶听明白了，但心里还是嘀咕：“这脸是换漂亮了，人瞧着咋像另一个人哩。”

眨眼过了两年，马富贵自己开着车回来了，见了孙二奶奶，就亲热地喊：“妈——”孙二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，挽着马富贵的女人跟着也甜甜地叫了一声“妈”，孙二奶奶更高兴了，一把拉着儿媳妇的手，反复打量着，说：“美芬啊，你又整容了？都整得我不认识了，看上去像是十八九岁！”说着，孙二奶奶还用手摸起儿媳妇的脸蛋，连连赞叹：“瞧这皮肤，又白又嫩的，两个大眼睛，水汪汪的！咦，连眼睛也可以整吗？”

哪知道儿媳妇一把推开孙二奶奶的手，说：“整什么容！我天生就这么漂亮的！”

马富贵连忙将孙二奶奶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“妈，我跟美芬离婚了，这个是新娶的，才二十岁！”

孙二奶奶傻了：“咋？连换脸都不成了，得换人？”



幸运的猎手

■董春锋



张三是村里枪法最差的猎手，连兔子也没打到过一只，没想到，这天他在地里干活时，却意外地捉到一只兔子，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马上解下裤带，拴住兔子的后腿，把它吊在地头的树上，飞快地往家跑。

张三娘见张三提着裤子跑回来，连忙关切地问："咋了？拉肚子了？"

张三顾不得答理娘，他摘下墙上的猎枪，一手提着枪，另一只手提着裤子，边往外跑边说："娘，今天我不锄地了，上山打只兔子……"

张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树边，兔子正头朝下拼命地挣扎。张三等气喘匀了，才把枪口顶在兔子身上，正要开枪，突然觉得这样太不像一个猎人了，于是，往后退了十几步，屏住呼吸，瞄准兔子，扣动扳机，只听"砰"的一声，拴兔子的裤带应声而断，那只兔子掉到地上，"哧溜"一下就逃得无影无踪。张三一下傻了，正在追悔莫及，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叫好声："太准了！张三你打得太准了！"

张三扭过头，只见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路边，原来是高中同学英子，英子接着夸张三："老同学，几年不见，想不到你练出了一手好枪法，离这么远，一枪就把绳子打断了！"

张三涨红着脸，不知如何应对，连忙掉转话头，邀请英子到家里玩。英子在校时跟张三处得很不错，今天遇到了，也十分高兴，红着脸看了张三一眼，跟着张三回了家。

张三娘见张三两手空空地回来了，疑惑地问："你不是上山打兔子吗？打的兔子呢？"

张三一把拉过身后的英子，说："娘，这是我的同学，她——属兔……"

（本栏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　包丰一　王俭）

投资1.5万元 开一家当地火爆的 疯狂烤翅名店

疯狂烤翅 凭什么火爆全国

全套技术及专业设备共计1.5万元，免培训费用，培训期间食宿总部承担。

口味真独特 品种很丰富 家家火爆

- 这是个非常有特色的烧烤项目。
- 你怎么也想不到生意会有这么好的特色餐饮项目。
- 现全国已成功开了600多家直营和加盟店，15家区域代理商。
- 北京已有62家直营店和加盟店，河北省38家、辽宁42家、吉林28家、黑龙江40家、江西12家、江苏60家、云南14家、四川9家、贵州8家、广西15家、湖北18家、湖南12家内蒙10家、广东23家、新疆12家、西藏4家、越南胡志明市1家、美国西雅图1家。

CCTV-7、BTV-2、BTV-7、中国教育台、江苏卫视、吉林卫视、黑龙江卫视、山东卫视、山西卫视、陕西卫视、河北卫视、广东卫视、广西卫视、贵州卫视、SOHU、新浪网、TOM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、《信报》、《扬子晚报》、《钱江晚报》等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专题报道。

- 特邀原国家九五攻关项目负责人之一、食品专家石玉川率课题组负责技术、配料研发。
- 不需要后厨，不需大厨，你只需将总部的核心调料按比例放入。
- 3个人就可经营，人人都会操作，经营非常简单省心。
- 不怕任何人员流失跳槽，技术没有可能流失。
- 出品迅速、翻台异常高、经营时间长、24小时可经营。

- 5平米以上即可开店，1人即可操作，投资小，收益快！
- 夜市、排档、商超、餐饮街、路边、学校、店中店、娱乐城……都可开店！
- 品牌连锁，统一形象，统一口味，统一培训，网络传播营销支持树立品牌！
- 经营易上手、技术易操作、成功模式易复制，15天即可开业，创业简单。
- 安定门30m2小店，2个烤炉，创下单日卖烤翅1000串的惊人销量！
- 无锡40m2的店子创下开业半个月收入颇佳的传奇销售记录。
- 西安8m2小档口每天排队买烤翅，河南平顶山店天天客满预约等座。
- 大连店开业当日全部产品抢购一空，芜湖店5m2档口每月收入几千元。

14亿中国人口，异常庞大的餐饮市场。疯狂烤翅，这个具有鲜明特色、独树一帜的烧烤项目让投资者轻松创业！

疯狂烤翅，无需大厨、无需经验，人人轻松当老板。低门槛、低投入、低风险运作，利润空间丰厚，创业轻松！已有无数商家纷纷抢滩疯狂烤翅，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！你呢，还在等什么？！

欢迎来京实地参观、品尝！强烈建议到实际店面考察后再加盟！一级商圈限额发展1家！机不可失！

一品就难忘 再品忘不掉 欲罢不能

北京一品世家东方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加盟热线：010 — 51299393

唯一官方网站：www.fkkc.cn 公司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安立花园写字楼B座9层

办厂制佛香—赚钱真稳当

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号:ZL200420068418.8



▲免费参观生产基地 ▲免费现场投料试机

▲国家专利产品 ▲独有先进配方 ▲上门扶持建厂 ▲确保投产顺利

新引进台湾环保制香机，利用废弃的锯末、颜料、香料科学配制，可快速生产多种规格的佛香、檀香、贡香、卫生香、竹签香、无签排香、盘香、蚊香等，公司提供全套设备，免费技术培训。充分发挥企业全国销售网络的优势，施行分散生产、统一收购、统一规格、统一包装、由总部统一销售，另有无炸药安全彩光鞭炮机、蜡烛机、纸钱机销售，备有详细彩色图文资料免费索取。

长沙香润来机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财富招商热线：0731-4789328 4715108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一路948号科技园商务楼210室 网址：www.hnxrl.com

短信索函：13637472260（请随短信附详细地址、姓名、邮编）

商务QQ：76594373 贵州分公司：0851-8350588 北京分公司：13391938398

乘车路线：长沙火车站坐126、127路公汽到"东屯渡桥西"站下车即到

ISSN 0257-0238



CN31-1127/I

国内代号：4-225

国外代号：M156

零售价：3.00元

每月22日出版